

I
Z

旧参
I 246-4
分 Q 821
(3)

九〇年查記

俠
義
小
說

雍正劍俠奇案

中國偵探社會

印
行

92000

小說
雍正劍俠奇案三册目錄

第十八回 風雲會合黑獄翻身

日月重明皇天開眼

第十九回 酬大功朝廷錫顯爵

奮異績湖海斬神蛟

第二十回 覓妻孥身陷三面網

斃賊盜手演連珠鎗

第二十一回 佛寺逢災老人救難

空山較藝俠女留名

第二十二回 辨恩讐英雄戀兒女

賞忠直學士作將軍

第二十三回 現真形貪官遭挫折

標勁節烈婦闡幽光

第二十四回 毒中毒條蟲種因果

拐上拐縣印惹風波

此係一三册念四回尙有四五六册念四回隨後續出

1日 卷
I 246.4
Z Q S (2)
(3)

雍正劍俠奇案第三冊目錄

俠義
小說

雍正劍俠奇案 第三冊

白下澹秋生著

第十八回 風雲會合黑獄翻身

日月重明 昊天開眼

話說濮知縣見進來一人。着實可怕。直至床前。仔細一看。原來有些認得。一時渾身麻木。冷汗直淋。嘴裏正打算喊叫。尙未出聲。那人把手一揚。一陣白烟。撲入嘴裏。把喉嚨噙住。原來盡是香灰。那人口銜快刀。帶來繩索。把知縣四馬攢縛。捆好。撕了一塊衣襟。又把嘴塞了。忽見外面又進來一人。身體高大。面貌凶獷。也是口內銜刀。手裏提着一個網的人。濮知縣模糊之中。瞥見是錢師爺。先進來的一個。對知縣道。你認得我麼。哼。哼。我就是呂邦文。你這賊官。爲勒捐。少了五十兩銀子。就懷恨在心。弄得我如此。還不肯歇手。定要把我命要了。哈哈。你想升官麼。你曉得這封文書。是我假作的。把你調來的麼。這是天網恢恢。你

竟以頸就刀。如今落在我手內。還有什麼說的。此時知縣要講話。也不能作聲。要動也不能動。唯有眼睜睜的。看着呂邦文。又對錢師爺道。知縣叫你帮着辦公事。沒有叫你帮着害人。全是你出的主意。今日惡貫滿盈。該有此報。便宜你給你爽快點罷。說着一刀下來。唳察一聲。頭已掉下。接連又是幾刀。手脚身軀。已成數段。熱血橫飛。知縣此時魂魄已不在身。悠悠忽忽。昏了過去。呂邦文見。桌上有半杯涼茶。喝口對他一噴。又醒過來。然後斬成數段。臨了一刀。砑一聲。把肚子破開。心肝五臟。都抓出來。拋出牕外。把二人頭砍下。找塊布包了。蘸着血。在粉牆上寫道。

冤深似海。

讐大如天。

賓主合謀。

鬼域神奸。

欲訴無路。

轉受熬煎。

撫府受賂。

紋銀三千。

互相燬煉。

覆盆難宣。

今夜報復。

痛快心田。

脫身黑獄。

黃鶴高鸞。

若欲捕捉。

苗搖之問。

新會呂邦文墮

這邊六間對照。同和尙住的隔了一院。所以鬧得屍山血海。那邊絕不曉得。賓東主僕殺了四人。呂邦文同楊大洪二人。拿了兩個首級。出得門來。正遇着蕭隱。把人頭交給他。蕭隱夾了一個人頭。轉瞬不見。楊大洪拿了一個人頭。同邦文到府衙來。他白天已經看過進出之路。又能上房越脊。所以並不費力。輕輕落下。到了上房。撬開牕戶。竟進去。聽得知府打鼾之聲。摸了頸項。一刀切下。不想口裏雖未喊出。兩脚亂蹬。把太太驚醒。正要問什麼。楊大洪又是一刀。把夾來的人頭丟下。轉身就走。圍牆外同了邦文回到廡處。邦文略剪了頭髮。換好衣裳。打好包袱。剛剛弄完。蕭隱已自回來。邦文問他事情怎樣。蕭隱道。各事停當。此時無暇細談。走路要緊。家人已叫他走了。三人不敢耽擱。從僻處抄走。到了城下。蕭隱一躍而上。用繩子把兩人繫上。轉身又把他們繫出城外。蕭隱

又躍身而下。所喜此處並無濠塹。放開了走。腳不停趾。三人俱是有工夫的。日出時已經下來一百多里。吃些帶的乾糧。抄小路又走。從東南由雲台山。越過長甯縣。走九牛瀧仙女岩。就到了江西大庾縣去了。且說關王廟裏。天色纔明。就聞得咕咚咕咚敲門之聲。十分利害。驚得和尚叫起道人去開門。進來兩人。慌慌張張。朝裏直走。道人問他尋誰。二人說是找濮老爺。有要緊話說。道人也就跟來。纔進了對照牆門。聞得一陣血腥。看見天井裏有此血跡。此時天未十分大亮。見牕下有一堆花花綠綠的東西。不知什麼。用脚一踢。全是流出血水來。道人啣呖道。這是誰弄的東西。脆脆髒髒的。正欲細看。心下已經有些發毛。忽聽兩人進房。大喊之聲。一個像是跌倒。一人奔出。被門檻一絆。也是一交。道人更加心裏跳起來。跑去一看。也是大叫叫呀。嚇昏了去。和尚聽見有人來。不知此事。心裏放不下。也就起來。忽聞連連叫呀大叫。詫異得狠。趕到向南三間。

一看三人均睡倒在地。伸頭望房裏一張不由魂魄飛越。嘴裏大喊。殺了人了。殺殺殺了人了。殺了人了。掙着喉嚨拚命的喊。殺了人了。廟裏本有四五人都被這一喊嚇得跑來。一個個目瞪口呆。罔知所措。和尚仍是喊殺了人了。喊到後來。聲息漸微。舌頭漸強。咕咚一交。也是栽倒。衆人更外大驚。幸有一人。略有見識胆量。叫人扶起跌倒的人。用開水次第灌救。慢慢醒來。再到對面三間一看。二個家人也是血泊裏着。倒在一旁。此時早驚動居隣人家。問知係新會縣知縣。同師爺家人。死了四個。本坊保甲。就忙着打報呈去。兩名家人醒來說我們衙裏。自老爺走後。當夜就被大盜。放火搶去數萬金的東西。太太叫特來報信給老爺。不想老爺又被人殺死。連錢師爺都送了命。這事怎了。不說衆人紛紛大亂。先把和尚扣住。等縣官來再說。且說這段地方。本歸南海縣管轄。已經有人告知。大爲驚詫。說漢知縣在新會。怎麼忽然來省。何以一到。就被人殺了。

呢。一面叫人到廟裏查問。把和尚道人鎖了。一面到府裏稟知此事。請示辦法。萬想不到廣州府衙門裏。鬧得沸反盈天。說是府大人同太太夜裏被人殺了。却有三個人頭。南海縣這一嚇。真是非同小可。一句話都沒有的說。須臾番禺縣也來了。兩個會着商量無法。只得硬着頭皮。去見制撫藩臬各官。兩人先到制臺衙門。託巡捕回稟大人。有極要緊公事面稟。立刻請見。制臺聞得兩首縣齊來。即到花廳。知縣見了請了安。就站着把首府夫婦被刺。新會濮令同師爺家人。亦於今夜被殺的事。呈明。制臺睜着眼張着嘴道。怎麼廣州府被人殺了麼。新會濮令怎麼來的。爲何事被殺。被何人所殺。兩知縣請安回道。這個卑職們尙未查得。制臺沉着臉道。二位貴縣循聲卓著。捕務素勤。境內有此大胆的刺客。你們全不曉得。足見貴縣政治了。兩人嚇得低了頭。不敢作聲。制臺又問道。你們相驗過沒有。兩人回道沒有。制臺哼了一聲道。快去相驗。查勘情形。緝

拿凶手要緊。二人連稱是是。請安退出。制臺又道：「這新會令忽然來作什麼的？」二人回道：「聞得他家人說，因調署南海縣，隨文來的。制臺道：「唉，有這事麼？」首縣換人，我全不曉得，奇了。我來問藩司罷。你們二人聽參就是了。兩人無語出來。到撫臺那裏，稟報進去。撫臺傳出話來，說本院已經曉得，叫他們趕緊捉拿凶手罷。二人又到藩臺轅門，藩臺已自上院去了。再到臬臺衙門，臬臺也是不見。兩人只得回衙少歇。再約會同去相驗。你道撫臺爲何不見呢？這撫臺是個官員，新近納了一個小妾，甚是寵愛。天天住在他房裏，太太甚是不服，然亦無可如何。往往借着旁的事，同撫臺淘氣。這天撫臺睡起，覺得身子底下稀潮，又有一服腥味。撫臺一摸，原來一手濕漉漉的血，不由大驚，再一細看，原來同睡的小妾，身首分開，血痕狼籍，驚得直跳起來。赤身下床，把被掀起，古嚕嚕滾下一件東西，原來是個男人首級，眼睜口張，鬚髮散亂，撫臺嚇得倒退到房門口，又

是心疼。又是慌張。扯着喉嚨直叫。驚得男女多人。亂糟糟跑來。看見撫臺赤身露體。連中衣都沒有穿。自己都忘其所以。因爲姨太太赤身。男人不便進來。大人赤身。女人不便進來。有人在廳外提說。請大人穿衣。撫臺直是跳叫。也不會聽見。後來太太來了。嚇得索落落的抖。大着胆子。橫着眼睛。遞條褲子給撫臺。撫臺看見太太。不禁火上澆油。大罵道。你天天凌辱他。不容他。暗地裏拈酸吃醋。不知怎樣把他弄死。這該稱心如意了。太太大怒道。放狗屁。這宗事情。可以血口噴人的麼。兩人大吵嚷。鬧得上房裏沸反盈天。幸虧有個家人。大聲說請大人穿好褲子呀。這纔提醒。連忙尋着褲子穿上。衆人方始進房。把太太勸開。撫臺正要傳南海番禺兩縣。忽有個家人道。這牆上是誰寫的血字呀。撫臺一看。血跡尚在未乾。只見歪歪斜斜。寫着茶盃口大的字道。

貪賄狗情。

囑託府官。

呂姓何罪。

推波助瀾。

殺妾不警。

不准聲張。

必欲追捕。

再試鋒鏃。

旁觀不平人書。

撫臺看見不敢作聲。又復細細看了一遍。明知爲呂姓一案。有旁觀不平的。因而下此毒手。自己心虛。又有再試鋒鏃一語。愈覺可怕。就招呼上下人等。不許走露風聲。暗暗買口棺木來。只說死了一個鴉頭。就要裝殮。只不知這個男子頭。是甚人的。後來有家人稟說。新會縣溪知縣同錢師爺被人殺死。尋不着頭。撫臺這纔曉得是他們的腦袋。想來想去。無法可施。只好也擺在小妾棺內埋掉。便宜他們。雖則不能生則同衾。倒是死則同穴。這不知是點什麼緣法。臬臺大人不見兩番兩縣。是什麼講究呢。原來臬臺睡醒。剛一翻身。覺得頭髮散亂。順手一抹。只賸二寸在頭上。辮子不見。臬臺大驚。回頭一看。枕邊有雪白鋼刀一口。並自己辮子一條。不由的渾身麻木。冷汗直淋。嘴裏說道。呵唷。不好了。披衣下床。驚醒衆人。忽見桌上有大紙一張。寫着狠大的字道。

爾爲全省提刑之官。應如何顧恤民命。以副朝廷簡任之重。乃瞻徇同官情面。隨聲附和。草菅民命。明知冤抑而不爭。雖無受賄情事。究竟有負厥職。割去辮髮。以示薄懲。再敢阿附趨承。利匕首固日在爾之左右也。

看了之後。幾乎嚇得死過去。定一定神。吩咐衆人不許洩漏。兩縣來稟見的時候。正是沒有辮子。短髮披肩。如何能見人呢。所以只傳諭快捕凶手就算了。又在督撫兩處呈明感冒。請假一月。權爲敷衍目前。雖是撫臬兩邊總吩咐不許走漏消息。自古道人嘴扎不住。一早上已經紛紛揚揚。傳說開去。兩天之後。通國皆知了。且說南海番禺兩縣官。略爲回衙歇息。約會一同前去相驗。先到府署。見夫婦一同被殺。牆上大書。昌蓮冤獄。爲該縣屈抑。令人髮指。皆裂。該府因得千金之賄。竟敢落井下石。實屬喪盡天良。理應夫婦斷戮。爲國除奸。爲民洩憤云云。兩縣叫人照錄一通。驗了屍首。看了人頭。再到關王廟裏。走進旁宅。看

見情形亦覺目不忍睹。細細驗過。共殺死四人。兩個有頭。兩個無頭。也把牆上寫的血字全錄了。然後入了公座。把和尚道人並濮家人。問了一堂。暫行寄監。又把假作藩臺的文書搜出。一總上院。細細回明。制臺聽了。明知係大俠所作。無處拿人。但不能不奉行故事。飭兩縣速獲正凶。又假意出了賞格。貼了滿街。又出了海捕文書。飭各處盤查。至撫臺小妾被殺。臬臺辯子不見。總不提了。制臺出奏。說廣州首府某人。因病出缺。請揀員補授。就算了。你說官場如此顛預敷衍。暗無天日。還成個世界麼。不想這事鬧開了。驚動一個大人物。大抱不平。把這事餘焰一扇。就烘烘的着起來。成了燎原之勢。燒得一個個焦頭爛額。要救也來不及了。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第一回出現。呂家兄弟約來陪陶康吃酒的新會縣進士。內閣中書梁肇新。此時已由戶部郎中。得了記名御史。在京供職。來了一個同鄉好友。同他談起這事。梁肇新大爲愕然。又細細問明。

白了。說廣東官場如此胡鬧。我們廣東人。還有命麼。越想越氣。就在燈下詳詳細細。原原委委的修成一道本章。約有三千多字。第二日寫了一天。由通政司代遞。皇上看了。聖心大怒。就把摺子權爲留中。密派了內閣學士徐公前去查辦。叫他不許聲張。暗暗出京。這徐公奉了密旨。輕騎簡從。只帶了一個可信幕賓。兩個家人。來到新會。嚴束家人。不許出去。自己裝個商人。天天在茶寮酒店。煙館飯庄。私地探訪。已經十得其七。後又訪着藥店夥計。曾經替呂邦文作保。把他找來。面詢一切。又叫他暗暗訪明。縣裏說合的差役姓名。並知二名強盜。並非知縣當場搜捉。委實是呂邦文弟兄送來。知縣掠美冒功。及逼索四百金情形。徐欽差就帶了這夥計進省。唯時省中督撫。京裏已有信來。曉得有欽差來廣。却不知查的甚事。打聽得欽差來省。就來拜訪。欽差一概謝絕。單傳了兩番。兩縣來。叫他派了幾名差役。帶了藥店夥計作眼。去到新會。把那差人拿來。

秘密審問。這差人又招出買囑海盜。叫他誣扳等情。徐欽差又行文關提兩名海盜嚴訊。這鐵腿狼金眼泥鯁。熬刑不招。欽差叫人在他身上搜出了錢師爺給的憑據。兩盜無可狡賴。只得細細招了。又由濮家家人追出餽送撫臺二千。知府一千。這一踫來。又帶了幾千銀子。打算在府監。把呂邦文弄死各事。一起說出。後來又知知府夫婦。及撫臺小妾被殺。臬臺割辮等事。制臺朦混出奏。無不清清楚楚。就細細作好招子。拜發後。纔回拜督撫各官。制臺撫臺已曉得爲呂家的事。特放欽差。又不曉得欽差怎樣辦的。會着了。又探聽口風不出。欲要送些餽。又無門可入。大家急得抓耳撓腮。互相埋怨。總想出個主意。挽回。忽聽說欽差明日動身。大家寄請聖安。恭送而回。湊了十萬金。打發妥當人進京去運動。不想隔了不多幾日。接到廷寄。各官跪聽宣讀上諭道。

昨據內閣學士徐某。查辦廣東新會呂宅一案。詳悉奏明。與御史梁肇新

原參一摺。大致相符。且有過之無不及。該督撫等身膺重寄。宜如何整飭官方。廉隅自勵。以期表率羣僚。乃竟瞻徇貪婪。互相蒙蔽。以致成此千古未有之奇獄。朕覽奏之餘。不勝忿恨。兩廣總督某某身任封疆。形同木偶。殊負朝廷委託之重。降三級調用。着開去兩廣總督原缺。廣東巡撫某某受賄徇情。貪婪不法。着鎖拿來京治罪。所有家產盡行查抄。按察司某某雖無得賄縱屬情事。究不能親提研詰。爲民理冤。亦屬有負深恩。勒令原品休致。不准抵銷。廣州府某某下受屬吏之餽。上徇巡撫之情。譚良爲盜。昏瞶謬妄。姑念已死。無論新會知縣濮固仁。勒捐苛派。民怨沸騰。已屬罪無可道。又因微末細故。聽信幕友。釀成戕殺官吏之禍。無恥已極。一死不足蔽辜。仍將家產查抄。妻子邊遠充軍。布政使某某。雖置身事外。然屬吏如此。不能早爲覺察。亦屬辜恩溺職。着革職留任。以示懲儆。海盜二名。着

卽就地正法。任飭地方官搜捕餘黨。以靖閭閻。呂邦文身負奇冤。復被各官所逼。無路控訴。遂致一決思瀆。鋌而走險。戕殺多命。雖爲事之所迫。究亦法難從寬。仍行文各處。嚴緝務獲。治以應得之罪。內閣學士徐某。查辦此案。竟能破除情面。一秉至公。實屬清鯁可嘉。記名御史梁肇新。遇事敢言。忠讜可許。均着加三級升用。各賜白玉鼻烟壺一對。以示鼓勵。該部知道。欽此。

後面又附着一道上諭道

兩廣總督着湖廣總督調署。所遺湖廣總督着湖北巡撫某某暫行兼署。廣東巡撫缺員。着廣東學政署理。廣東按察司着糧儲道暫行護理。均着馳驛前往。無庸來京請訓。廣州府缺員緊要。着該藩司於通省知府內揀員請補。所遺之缺。卽着嚴尙忠補授。該部知道。欽此。

各官聽畢謝恩起來。回籍的回籍。進京的進京。新會縣就由藩司去派員查抄。又揀員補了廣州首府。隔了些日。總督巡撫臬司次第到任。整飭一切。從此廣東官場。官清吏潔。積弊盡除。比從前大爲改觀了。按下不提。且說蕭隱楊大洪呂邦文三個人。走廣州府出來。盡走小路。到了江西。始覺放心。呂邦文自然拜謝二人救命之恩。又由局帶了一信給陶康去。只敢說個平安出獄。後會有期。過了些日子。就聽得人說。廣東督撫藩臬都壞了官。拿京治罪。由蕭隱細細一打聽。方始廣東有此一場風波。卽告訴呂邦文等。大家方說到底。皇天有眼。報應昭彰。心裏狠爲暢快。蕭隱道。慢着歡喜。上諭上仍有嚴拿呂邦文治罪之說。倒有小心。呂邦文道。皇上天恩浩蕩。明察覆盆。替我報了大讐。就把我拿去治罪。死亦甘心的。蕭隱道。那又何必呢。你不如把姓名暫爲更改。等事情冷了。再說。呂邦文答應說我的名叫邦文。用文字作姓。號是揆卿。用揆字作名。合起來

就叫文揆罷。楊大洪道：文揆兩字狠好。以後我們叫你文兄就是了。看官們記着。呂邦文改名文揆。直到後來立了大功。由大將軍同廣東制臺會銜陳情。方改回原名。這是後話不題。且說文揆同楊大洪一面走路。一面閒談。就把蕭隱在東三省怎樣誅熊斬蟒。一人平定黑風黨。皇上知道欽賜匾額。又到烏風砦會合了熊元尹日奇周必正。掃了夷酋。又在安邊鎮破了道士哄人的法術。種種說了。自己拜他爲師原由。傾筐倒篋。全行說出。文揆佩服不已。因想陶康說他是個奇人。真是不錯。不多日。到了南昌省城。蕭隱把偷來濮知縣的珠寶。略爲變賣。約有二萬餘金。把來送給文揆。文揆抵死不要。蕭隱無法。只得三人均分。二三日到了九江。文揆忽對蕭隱等道：小弟自從家中遭禍。把妻子送到上海親眷家暫住。心裏頗不放心。又未得着家信。意欲前去看看。蕭隱勸他事平再去。文揆思戀綦切。決計要去。蕭隱因他是夫妻之情。不便過於阻攔。却是又

不放心。要同他一路到松江。文揆又再三辭謝。蕭隱道：廣東之事。風浪正甚。給你一人出頭。如何能行。好則楊大洪無事。叫他同你前去。一則不致寂寞。二則可以代勞。三則廣東之事。他又未出面。豈不甚好呢。文揆一想。也就允從。於是蕭隱把盤川多給些他。再三叮囑。小心在意。方始過江去了。文揆與楊大洪望下游進發。誰知這一去。弄得奔波不定。大禍臨身。依然妻子不能會面。正是

危險纔離豺豕獄。殷勤欲覓鳳凰儔。

畢竟不知文揆能否遇着妻子。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賞大功朝廷酬顯爵

除衆患勇士斬青蛟

話說文揆同了楊大洪。欲到松江上海縣。尋取妻子。維時長江尚無輪船。二人商議。走旱路勞頓。就決計叫到一隻民船。順流而下。遇着靠岸。停泊。楊大洪上去看看。或買些食物。文揆總是悶坐在船。楊大洪除極安慰解勸。並無別法。這

日停船在安慶省城對面。地方叫白沙河口。屬池州所管。却是上下通衢的大碼頭。停泊的船很多。兩人吃了幾杯悶酒。楊大洪已自鼾鼾睡着。文揆因心中牢騷。在枕上反來復去。總睡不穩。時已三更。除掉江流之聲。四面都靜。忽聽得遠遠水面有撲咚之聲。約隔着十幾號船。有人喊道。不好了。新姨太太跳江了。接着人語嘈雜。文揆本想起來看。因事不干己。懶得起身。不一時又聽得有人道。好了。有了。有了。又有人道。撈起來了。一時人聲都寂。文揆也就睡去。次日開船。又走了十幾天。到了松江。又進了黃浦江。此時尚未通商。並無租界。二人上岸進城。找店住下。文揆就把他姨岳姓名住址說明。託楊大洪去珠寶店裏一問。楊大洪去了一刻回來道。我問到你說的地方。果然有個玉器店。果然會見你姨丈人。問到尊嫂。說是又回廣東去了。文揆大驚道。怎樣說。又到廣東去了。楊大洪又道。我又細細問他。你姨岳大約不曉得我是什麼人。說話總是吞吞

吐吐再也弄不明白。我也無法只得回來。文揆心下十分難受。良久良久對楊大洪道。仍託你到姨岳家約他來廝一談。但是不可驟然說出我的名姓。恐有意外之事。大洪重到他姨岳家相請。無奈他姨岳愈覺疑惑。定不肯來。轉是大洪想出主意說。廣東呂家有人來接他。因是女眷。不便同來。故此託我來轉請你的。他姨岳終不信。只得同楊大洪來到客店。文揆一見不覺哭拜。他姨岳細認方曉得是呂邦文。並不知道廣東大鬧之事。就問道。姨姪婿既來此地。何以不到我家。姨姪女已於前十幾天回廣東去了。文揆驚問道。真此事麼。這怎麼好。他姨岳道。姨姪女自從來此。天天哭泣。夜裏常常哭醒。茶飯都不肯吃。他姨母百般解勸。都不中用。因不知廣東之事。音信又不通。所以定要回去。我夫婦再三勸阻不住。剛剛有個姓毛的毛三禿子。也是珠玉生意。要到廣東辦點貨物。姨姪女就帶着小官官一路跟着去了。文揆道。這一去撲個空。怎弄呢。說

着只是跌腳。他姨岳道：廣東之事，究竟如何了？文揆不便明說，只含糊答應道：「總算了結。你老人家在旁處，不必提起我來的就是了。」他姨岳定要請到家去住。文揆道：「我因還有個友人到府多有不便，改日再來罷。」此時無法可想，我只得追尋他去。他姨岳安慰了幾句自去。文揆託大洪打聽出口的海船，可巧第二天就有。文揆立刻搬上海船，定了一個房艙住下。等到他姨岳再來時，人已去了。心下十分驚疑，且說文揆大洪上了海船，所幸盤川富足，物件無多，不幾日船泊澳門。文揆不敢回宅，澳門又是熱鬧地方，亦不便住。一想竟叫了一隻小船到虎門灣暫住，搬上行李，就託楊大洪到新會向陽村呂家，見大門封鎖，徧問無人知。新會須要過個海港，大洪渡過去，問到向陽村呂家，見大門封鎖，徧問無人知道。一直問到三五里之外，仍是沒有。大洪想道：「廣東事情鬧的狠大，呂大嫂若來，或躲在親戚家，不敢說出，所以無人知道。除非到他親戚家去問，又不知他

親戚是些什麼人家。無從打聽。看看日已平西。只得渡過海峽。說與文揆。文揆只是跌脚。心裏的苦。說不出來。大洪雖亦替他焦急。口裏只好安慰他。因問他親戚姓名住址。文揆想起。在向陽村的親戚。左近只三四家。省城裏有四五家。就把這三四家告訴大洪。託他明日再去詢。誰知第二日問了一天。依然無着。文揆道。只好我自己到省城內去尋訪了。大洪道。這個斷乎不能。我這兩天去問各親戚隣舍。家家都狠爲詫異。連說不曉得。不曉得。看他情形。似乎怕有連累的意思。所以你不能去。我再告訴你一句話。你親戚中有個姓趙的。到甚爲關切。他說省裏鬧事之後。四處拿人。已是緊急。督撫兩院都去了。臬臺也壞了官。其中有三起人。查問的更緊。常是明察暗訪。百計搜索。第一起是知府的家屬。因父母被殺。無處捉人。刻下租了公館。住在廣州。要尋你報讐。第二起是新會縣的一般差上。爲你的事情。都革了卯。一個個恨得切骨。因上諭有嚴拿務

獲的話。故此仍想捉你。一則討賞。二則雪恨。第三起。更是利害。從前一班海盜。因爲你。他們黨羽中。死的四五個人。新任撫臺。又嚴飭水軍。緝捕甚緊。海裏無處存身。聞此刻都散處在海豐縣。歸化山。丫髻山一帶。定要訪捉你出氣。如此看來。你連住在這裏都不穩當。還說到省裏去麼。文揆低頭半晌。忽然怒容滿面道。我已經弄得父死弟亡。家傾產喪。妻子二人。又不知流落何所。存亡未卜。正是天之扼我。至於此極。他們尙如此尋讐。罷罷。我也不願活着了。不如出去聽憑他們辦罷。大洪道你只怕急歎了。何以如此傻氣。父母只指望你建功立業。吐氣揚眉。你竟把萬金之軀。輕於一擲麼。大嫂等雖是目前找尋不着。只要細心探訪。自然會有的。何必如此着急呢。我明日就到省裏。在這幾家親戚。替你細問。恐怕有的。未可知。文揆仍是不語。忽然道。我是命遭磨劫。無可遁逃。代累你奔走無定。晝夜不安。心裏怎過得去呢。楊大洪道。你我患難中。成了道。

義之交。不必如此存心的。次日楊大洪臨行時。又叮囑小心在意。不可出去。致有意外。要緊要緊。隨卽到了省裏。從他幾家親戚起。因親及親。因戚及戚。百方搜訪。仍是毫無音信。楊大洪明知不在廣東。意懶心灰。無計可想。低着頭出神擣鬼。信步行去。不曉得對面有兩人走來。大洪忽撞到一人身上去。腳底下已踹到那人鞋上。大洪一驚。趕緊退步。不想身後還有一人。剛剛把後腦碰着那人前額。只聽得有人大喝道。走路不帶眼睛。瞎冲瞎撞。像搯掉頭的蒼蠅。楊大洪正在心中納悶。聽了此言。火氣直冒。正要回罵。抬頭一看。吃了一驚。叫聲呵呀。再把後身那人一望。不由喜從天降。嘴裏說道。是你們二位麼。呵呀。真個奇了。那兩人亦道。咦。是你麼。於是互相握手。驚喜奇異。楊大洪道。你二位怎麼會跑到這裏來的。二人道。說來話長。慢慢再談。你師父在此麼。我們急要會他。累我們四處訪尋的好苦。大洪道。我師父不在這裏。回山西去了。我另同個朋友。

有點事。大約一兩日也要走了。那兩人道：你師父怎麼又走了呢？大洪道：一言難盡。我們找個地方坐坐再說。于是就在轉過大街，尋個酒店坐下細談。看官們：你道這兩人是誰？原來是烏風砦的二留守尹日奇，三留守周必正。他們自烏風砦事畢之後，先送多羅先生下山，遣散兵丁，每人賞了二十兩銀子去了。又傳諭砦內百姓，或去或留，悉聽其便。砦內所有牛羊牲畜糧食器具，全行分給他們。三個人各自收拾回去。一語傳開，邊地幾百里的百姓，號哭攀留，辦香遠送。又有人編出謠謠，到處演唱，不想就驚動了兩省將軍都統，探明情節，心裏亦狠歡喜佩服。熊元自回宣化府龍門縣去。後文再表。尹日奇約了周必正，先到遼陽州家中住些日子。周必正又約了尹日奇到他家去。到了大同府應州，就每日飲酒閒談，甚爲閒散。忽一日，日本處知縣來拜，二人不知何事，叫人擋駕。知縣不肯，說有話說。二人只得請進，接到二廳。知縣見有二人，就問了姓名。

二人一一說了。知縣作個揖道。久仰久仰。家人遞茶送坐已畢。周必正道。晚生不知公祖駕到。未曾迎接。有罪的狠。知縣道。兄弟今天過來。特爲送個喜信的。二人愕然道。請問公祖什麼事呢。知縣道。只因老兄們在東省平定夷孽。本省將軍附片請獎。朝廷大悅。竟准了由直隸總督移請本省撫臺知照。故叫兄弟先行告知。大約不日撫臺有公事來的。二人大以爲奇。知縣略坐起身道。二位收拾收拾。不日恐要到保定府一行呢。說罷告辭去了。二人商議道。不想這事。將軍竟會出奏。皇上居然獎勵。奇怪極了。周必正道。我們不費他斗粟一兵。替他平定心腹之患。以良心論。原不爲奇的。第二天果然有兩個差官。拿着巡撫部院的公文。請他們至保定府接旨。二人看了飭知。略謂爲飭知事。本月初八日。接准直隸總督移文內開。初四日。奉上諭。平定邊疆。奉天吉林兩將軍奏請獎勵。着熊元尹。日奇。周必正。蕭隱等。來轅跪聽宣讀。等因。准此。轉飭知照。爲

此特行札知札到該員即便迅速行程勿延切切云云二人看過送了差官二人計議我們雖不稀奇作官但朝廷既有此旨不得不去一蹻忙忙進省到撫轅遞了手本稟見撫臺傳諭說受了風寒不能見客俟受職回來再爲道喜二人辭去就趕到保定住了客店稟見制臺投進手本一個是某某科武舉一個五品銜候補都司由執帖引到花廳制臺出來二人參見制臺問了姓名說恭喜二位遂把奉上諭之事先說個大概然後叫排香案叫二人跪下開讀宣旨官讀道

昨據盛京吉林將軍等合奏熊元蕭隱等平定邊患不費朝廷斗粟一兵竟能克平大難厥功懋焉漢卜式輸財助邊報國有志文信國毀家紓難繼起無人不意草莽之夫夙具忠勇之性堅壁清野卒保韋叻之孤城扼險守奇乃靖匈奴於絕塞諸人成此奇績允宜特沛殊恩熊元以二等侍

衛賞加四品銜。尹日奇周必正。以三等待衛賞加五品銜。多羅爾登以原官賞加四品卿銜。蕭隱前功既偉。後績尤奇。賞給參將銜。以游擊將軍補用。着山西巡撫。訪知所在。徵送廣西軍前調遣。其熊元等如願赴軍効力者。准其一體前往。他日倘成不世之功。朝廷自有破格之賞。着兵部傳諭知之。欽此。

二人謝了聖恩。又謝了制臺提拔之恩。制臺獎勵了幾句。就辭了出來。回到廬所。說道。這是天外飛來的事。我們萬想不到的。蕭兄既有廣西調遣之說。我們去會會他。看他去不去。已經稟辭料理回家。忽然清苑縣來拜。道喜之後。談了幾句。就道。兄弟有一件事。特爲過來請教。只是冒昧得狠。二人躬身道。豈敢。父臺有話只管吩咐。知縣道。兄弟同寅安州知州張公。託弟轉懇。因他境內有個雷湖。又名雷溪。大有數百畝。本來由大沽口直通大海。以此水勢深廣。近兩年

不知怎麼。由海潮來了一個大魚。不知是鱷魚。還是鼉。或是癩頭鼉。每至春秋之交。必定有二三次興風作浪。傷害民間禾稼。或是出來搶吃小兒。猪羊雞鴨等物。弄得年年水荒。景象蕭條。人煙稀少。也曾設法去制伏他。無耐他力大無窮。狡惡異常。網罟滾鈎無所施。刀鎗炮銃無所用。聞得二位本事非常。又熟於水性。安州最近湖邊。其餘如河間任邱各縣。霸州雄州各境。均受其害。所以各處百姓。情願公湊萬金奉贈。由安州牧敦請。不知老兄們肯去否。周必正道。除暴安良。本是晚生等素志。但不知能有此力量否。民間厚贈。斷不敢領。尹日奇道。無論除去除不去。銀子是不會要的。晚生略知水性。何妨去看看呢。如能設法除去。無有不肯盡力的。清苑縣大喜道。既承允諾。稍待等安州張公親自來請罷。下午果然安州知州又來拜請。恭維幾句。就道。適間清苑令所談之事。得蒙慨允。感激之至。兄弟自愧。既無驅鱷之文。又無化虎之德。以致百姓受此荼

毒如能除去。定當厚報。周必正道。既承父臺尊囑。且看看情形再說。厚報之說。可以圈起。張公打躬致謝。定于明日一同起行。次日由家人牽着兩匹好馬。知州不坐轎也騎了馬。一路陪着。知州先叫家人飛馬回去。豫備公館。百十里路。下午就到。送進公館。自然先送酒席。次日知州陪着乘馬至湖邊踏看。千頃波濤。水天浩渺。這湖東首。由大沽直過天津。瀦蓄於此。西首又通兩條長河。一條名沙河。通着山西五臺縣。一條通着河南涉縣。名爲漳河。湖東是河間縣界。東北是任邱縣界。湖北是雄州霸州界。四面帆檣往來甚多。二人看了半天。不知這怪躲在何處。其時百姓聞得州官請了有本事的人來除害。驚動許多人來圍攏了看。尹日奇找個老年人來。和顏悅色的問他道。這魚大約什麼時候出來。出來是何景象。平日知道藏於何處。曾否有人看見過。約有多許大。請你一說給我們聽。那老人道。這魚曾經有人看見過。身體約有丈餘。四隻鉤足。渾

身鱗甲。其色青黑。大雷雨時候。就會出來。出來時雲氣迷漫。籠罩湖面。口中能吐黑氣。如雲如霧。那水勢就高起了一二丈來。這湖裏本有兩個大龍窩。深有數丈。從前有個捕魚的。下水去看見過。只不知這魚是躲在裏頭不是。周必正道。兩個龍窩相隔有多遠呢。老人道。一個在湖之東。一個在湖之北。水小的時候。離水面不過五六尺。水大的時候。就有一丈開外了。尹日奇道。那莫這魚定然。在龍窩內了。我先下去看看。就叫差人辦了一副水衣。並要長繩兩根。木片兩塊。鐵塊兩個。約一二斤重。須臾齊備。帶在身邊。又把頭髮扎了。帶了皮帽。手執蒙古利刀。坐着小船。遶到湖東。嘆吟一下。跳在水裏。沉下去。脚已踏着實地。知是湖底。睜開二目。走有二三里路。覺得水色甚渾。又有腥氣。四面一看。漸漸覺得地勢朝下。滑不留足。前面有一個大深坑。黑暗不明。尹日奇心想。這是龍窩無疑。不知怪魚是否在此。如何試他一試。若下窩去尋。恐鬥他不過。無處

可躲轉誤大事。不如上去想主意。就把鐵塊繫上長繩。在坑旁一手提住繩子。這頭冒上水來。離去小船泊的地方甚遠。轉是離岸近了好些。尹日奇大喜。一面招手叫船。一面把木片係在繩子上。拋在水面。以便記清地方。頃刻上了船。對周必正說了情形道。必須如此如此。方知這怪是否在此。隨即叫差人去辦。隔了一刻。差人取了兩大塊煮熟的肉來。肉裏安設了鋼鈎。換了大船。重到浮木片的地方。端詳了深坑的所在。把肉用繩子繫下。約有五六丈深。就不動了。知是已經到底。重複扯那繩索。却扯不動。似乎被東西咬住的樣子。兩三個用勁扯他。忽然繩子擺動手。一滑連繩子下水。還帶了一人下湖去。繩子已沉入水底了。大家知道這怪是在這裏了。尹日奇要了一根長鎗。帶了寶刀。叫把船開遠些。懷裏揣了三四個石塊。跳下水去。周必正頗爲替他危險。只好眼睜睜的。看着水面。且說尹日奇下水。泅到龍窩邊。取出石塊。擲下坑去。那怪物正吞

肉裏鋼鉤，卡在口內。用爪去爬，又爬不下。忽然大石滾下，打在身上。他就興風作浪。張牙舞爪，出到坑外。忽見有人在旁，掉尾撲來。尹日奇端好長鎗，用力對他一刺。不期鱗甲堅硬，戳不進去。豁噠一聲滑去。身子朝前一撲，幾乎跌倒。在水裏頭運用長鎗，甚不靈便。剛把鎗掉轉，那怪又張口奔來。尹日奇見鎗不順手，丟掉了。火速拔出刀來，已被那怪撲上。幸虧嘴裏有鉤子卡着，合不攏來。不然竟要被牠咬了。說時遲，日奇見怪物不能咬人，那時快用全力一刀砍去。正中怪物肩下。一縷血絲，隨着水泛上紅色。那怪疼痛，一轉身要跑。剛剛刷的一下，尾巴已用過去。日奇來不及讓，用刀對尾上削去。砍下尺餘尾尖。身子亦被刷倒。那怪望北如激箭一般飛逝。日奇起來，弄得渾身污泥。料定他到湖北窩裏去。自己也就尋着小半截尾巴，泅上水來。耳中聽得崩騰澎湃，浪湧波掀。所停之船已不見了。原來尹日奇同魚相鬥時，水面已是風浪大作。停泊之船。

讓風浪打得老遠的。顛播不定。日奇重復縮入水內。泅到船邊。伸頭一看。浪也住了。船也穩了。就爬上船來。周必正先見風浪起時。又見冒上紅水。心下十分驚疑。恐怕日奇有失。自己又無從爲力。今見他無事上船。直如死裏逃生。歡喜不盡。急忙過來詢問。曾否受傷。怪物怎樣了。日奇喘息一會說。魚怪跑到北首窩裏去了。我想出主意。定要捉住他的。把船攏岸。維時安州任邱河間各縣官。俱在岸上遙望。見尹日奇上來。急來詢問。日奇道。魚已受傷。肩下着了一鎗。又被我砍下半截魚尾。說着呈上。各官看有一尺多長。形圓而扁的一段。觸鼻腥臭。一面讚歎日奇智勇。一面問善後之策。尹日奇道。魚雖受傷。尙未捕捉。請備石灰二百石。大船四隻。熟悉水性的人五六個。明日上午要用。替你將根株盡去就是了。各官稱謝。趕快分頭預備去了。次日石灰船隻水手齊備。周必正同了尹日奇上船。叫兩隻船。分一百担石灰到北湖。一半在東湖。尹日奇先下水。

去尋着龍窩地方。浮上木片。作明記號。交代水手們。打起號子。將石灰傾下。如見魚到東邊來。亦傾石灰。自己持刀立在海神通湖口門。恐怕他逃入海去。諸事停當。果然石灰傾下。始則冒些小泡。繼而大泡。漸漸冒出熱氣。如沸湯滾鍋一般。骨都都鋪滿水面。如雲如霧。那魚因受了傷。潛伏窩底。忽然水勢滾熱。石灰一開口。鼻不能呼吸。目已眯住。勉強從熱湯中躡出。並不興風作浪。水面上明明看見刺開一道水紋。望東而去。東湖船上。看見也把石灰傾下。那魚無力再跑。從石灰沸水滾來滾去。霎時四肢糜爛。不能動擲。並不用必正動手幫忙。已自漂到水面。肚腹朝天。等到日奇見衆人招手。叫他回來。已是四足擺動。奄奄一息了。日奇重複下水。砍了兩刀。拖到船邊。叫衆人用撓鈎搭上來。看原來是個大青色的蛟。連頭到尾。有一丈五六尺長。渾身鱗甲。同銅片一樣。四個爪子。銛利如鈎。裝到岸上。各官及衆人看了。無不吐舌搖頭。一面極口道謝。叫把

蛟頭斬下。懸掛湖邊示衆。把身子擡進城去。在知州衙中。擺酒賀功。各官互相把盞。頌德歌功的敬酒。席將告終。安州知州張公。跼起身來拱手道。兄弟有句話說。各人都靜悄悄等他說出。正是

青鋒除患仁人志。

銅臭薰人俗吏心。

畢竟不知州官張公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覓妻孥身陷三面網

斃盜賊手演連珠鎗

話說尹日奇除去蛟患。大家酌酒慶功。席要終時。安州知州張公。叫人託出一盤金銀。黃白相間。閃閃生光。知州指着對尹日奇道。這是一萬兩銀子。四州縣百姓公湊來的。他們芹獻之意。請二位看過。兄弟叫人送到公館。或竟送到尊府。周必正笑道。救災捍患。我輩素心。納賄受私。志士所恥。我們要收此財。豈不爲魯仲連所笑麼。任邱縣道。老兄原非因此財帛而來。但是衆百姓感德之心。

而爲酬報之計。那也不必拘執了。況此物不除。沿湖數州縣所耗。何止百倍此數。倒是從爽請笑納罷。一邊再三不要。一邊定要請收。周必正道。我有個辦法。尹兄必定不會收的。又不能辜負百姓的心。想此蛟爲患。湖旁居民。近年受害必深。流離飢凍。不問而知。不如就把此款。撫卹湖旁受害之家。豈非一舉兩得麼。尹日奇拍手道。此論妙極。就如此辦法。煩各位父臺。替晚生代個勞罷。各官見二人決計不收。只得說道。既是二位有此高義。兄弟輩一面出示曉諭。一面派人查問核辦就是了。席散用兩乘轎子送回公館。一切供應更外優渥。又公送金鞍玉勒駿馬兩匹。銀粧寶飾利劍兩口。衣服每人兩套。行李每人全副。尹周只得收下。隔日回晉。四州縣百姓耆老。無不香花鼓樂跪送。二人再三辭謝了官長。撫慰了百姓。方始縱鞭而行。一路聽得人說廣西苗子利害。二人逐細打聽。有的說廣西全省已失。有的說廣西撫臺盡節。有的說苗子勾結獠子。勢

甚猖獗。有的說外匪串通土匪。形更蔓延。却無一個得知真實消息。二人商議道。定是邊情緊急。皇上纔叫蕭兄軍前調遣。我們趕快去看他去。二人同到周必正家。先是知府知縣來拜。縉紳來拜。隣居親眷道喜。應酬了好幾天。就收拾了望潞州府。問到蕭隱家。方知他不在家。問他家人。那裏去了。他家人說不曉得。要問陶老爺家呢。二人又問陶老爺是什麼人。家人說是老爺至好朋友。二人又問明陶老爺住處。找到陶家。說老爺也不在家。有信來說到廣西去了。問他可曉得蕭老爺在那裏。他家人說老爺信上說過。到廣東省城。有要緊事去了。二人大爲掃興。周必正道。我們本來無事。就廣東一行。找着蕭兄了好極。找不着我們自去游歷江浙。豈不是好。如蕭兄已到廣西。我們就到廣西看看。二人定了主意。就由河南一路慢慢行來。走了四個多月。到了廣州。四處尋覓。訪問。並無踪跡。打算到福建去。不想這天忽碰見楊大洪在路上談起。纔曉得蕭

隱真不在此。三人到了酒店。楊大洪就把從前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如今呂邦文尋不着妻子。又來廣東。四處訪尋。仍無消息。我一人在此。正在爲難。不想得遇二位。大家商議就好了。二人道。我們先會會呂兄。有可以爲力之處。自然帮忙的。楊大洪取了東西。來一處住宿。次日天明。吃過早飯。就同行到虎門來。進了客店。不見文。揆楊大洪忙問店家。文爺那裏去了。店家說是同兩個朋友出去了。大洪問什麼朋友。甚時去的。店家說昨天下午去的。楊大洪大爲吃驚。忙問道。到底是什麼朋友。店家吞吞吐吐。不肯說出。楊大洪大怒。正要發作。周必正忙道。不要着急。把店家叫進房裏。對他道。我們是山西撫臺差來的。同文老爺有要緊公事談。你總曉得文老爺那裏去。同什麼人去的。不好好說出來。不但你店開不成。恐怕連身家性命都不保的。說着把山西撫臺。叫他們到直隸的公文拿出來。給店家看。可憐店家愚人。又不識字。容易受騙。聽了此言。

見了山西巡撫部院的封套。早嚇得面容失色。手足無措的道。原來諸位俱是大人老爺。小人實在不曉得。昨天午後。文老爺一人走進走出。像是等這位楊老爺。不耐煩的樣子。一會去了。同了兩個人來。在房裏咕咕呱呱一談。就一路出去。不會回來。小人看這兩個人。狠不對路。後來有人認得。說一個是海裏朋友。名叫沒毛水獺。那一個想必也是同黨。但是怎麼會一同去的。却不曉得。楊大洪這一驚不小。登時面色轉白。暗想這事怎好。果然文揆有個好。友。叫我怎樣爲人。周必正看見。暗暗丟個眼色給他。又問店家道。你既說明。不能怪你。但是海裏朋友。現今住在什麼地方呢。店家道。這個不大曉得。常聽人說海豐縣。什麼歸化山。什麼了髻山一帶。狠不平靖。只不知是這班朋友不是。周必正道。有多少路呢。店家道。約五百多里。周必正道。你去罷。却不必提起這些話。要露了一點口風。你招呼你的腦袋。店家諾諾連聲道。不敢不敢。退出去了。三人大

家商議。尹日奇道。此時並無別法。惟有連夜追上去。恐怕趕得上呢。且到歸化。了。警山再說。大洪道。事不宜遲。我們吃點東西就走罷。大洪心中萬分着急。連飯都不肯吃。又對尹周二人道。想必文兄尚有可救。不然何以昨日巧遇二位。假如叫我一。遇着此事。更外無可如何了。二人亦以爲然。匆匆吃過午飯。又叮囑店家慎言。就望東追來。你道文揆那裏去。原來楊大洪替文揆訪查妻子下落。到處詢問。雖非有心洩漏。但是人家總猜着文揆又來廣東。這班海盜。因恨文揆。又常常惠而不費的順便探聽。忽然得着這那消息。也就百計打聽。文揆住處。後來曉得楊大洪。是同文揆一路來的。就暗暗跟着。到了虎門。這纔曉得文揆住處。這兩個海盜。一個叫沒毛獼。一個叫獨角蛟。暗暗商量說。眼見饑人在此。怎肯干休。只不知同來的是什麼人。本事如何。沒毛水獼道。我有主意了。他此番是來尋取妻子的。我聞得人說。他妻子由上海帶了個孩子來的。我

們只須如此如此。不怕他不跟了我們來的。既入了我們的手。或殺或剮。就任從其便了。計議停當。一面行事。一面叫人報給首領。幫同捕捉。再說文揆在店裏。等了楊大洪一天一夜。不見回來。心裏煩悶異常。見楊大洪未回。明知是望梅止渴。但是天下人期望之心過甚。雖明知事必不成。然不至萬分無望的時候。這痴心總不肯歇的。文揆明知毫無指望。然未見楊大洪回來。總不能不作幾希之望。心裏又急於想他來。到了下午。已是心裏冒火。竟忘記自己是個奉旨捉拿的犯人。就出來遠遠看看楊大洪曾否回來。一時走出。一時走進。如熟鍋上螞蝗一般。來往不定。看他那宗神情。實在可憐。這回又出去探望。忽然有兩個走路的人。兩下望望已經走過。重複轉身。對文揆看了一看。問道。尊駕是姓呂麼。文揆大驚。把那人一看。似乎曾看見過的。却想不起來。只得回道。你們找姓呂的作什麼。那一個亦走過來。望着文揆道。不爲別的。你不是姓呂就罷。

了。要是姓呂的。因同他有要緊話說。文揆道。什麼要緊話。那人道。早幾天有個少年女人。帶了一個孩子。到香港下輪船。說是由上海來尋他丈夫的。又說丈夫姓呂。從前住在新會向陽村。文揆聽了。不由喜從天降。心裏嗶嗶剝剝的跳起來。不等人家說完。忙問道。此刻這婦人在什麼地方呵。那兩人道。你是姓呂。就告訴你。不是姓呂。不必多說。我們趁早到省裏去訪問了。我們受人之託。終人之事。說着回頭要走。一則君子可欺以方。二則文揆會妻情切。不暇多顧。急應道。我是姓呂。你二位慢走。到底這婦人在什麼地方。請你說明罷。二人大喜道。是哇。我說是狠像的。果然不錯。你問你的尊閻麼。說也可憐。他在輪船。因受了風浪。心裏又急。在船上已經病了。下船後在碼頭上。頭疼身熱。不能行動。幸而遇着我的老東家。問明情節。曉得是好人家的婦女。就把他接到家去養息了。文揆急問道。你貴東姓什麼。家住何處。二人道。我們敝東姓高。家住惠州府。

城內。作布匹生意。廣州肇慶。都有分店。我們是他出水夥計。所以常到肇慶。總要走向陽村過。故此有點認得你。你令正望你之心。甚爲迫切。請你不要耽擱。趕快同行罷。文揆道。我還有個朋友。進省去未曾回來。怎樣呢。二人道。令友曉得他什麼時候來呢。就回來在店內等。一。二。天。也不算事。文揆聽說妻子在惠州有病。恨不得生翅飛去。如何能等得楊大洪回來呢。因而急急拿了東西就走。三人上路望東到了東莞縣。天已垂黑。二人道。到惠州還有百餘里呢。我們住一夜再走。文揆雖是不願。然亦無可奈何。但是看見這兩人常常擠眉弄眼。交頭接耳。心裏頗爲疑惑。想這兩人不尷不尬。必不是好人。心裏就留了心。次日天明。又走了六十五里。到了官富山的地方。忽然來了兩人。對文揆道。你是欽犯呂邦文呵。四處捕捉。今日可碰見了。我們是惠州歸善縣的差人。說着拿出一條極粗鐵練。就把文揆鎖了。拉着就走。文揆斗然被執。吃了一驚。要逃也

來不及了。再看同行兩人久已不見。心想這兩人必是怕連累。因而逃了。這一回去。告訴我妻子。他病中受急。必要加重。咳。天之扼我。何以如此刻毒呢。但自己是個好漢。既不肯逃。又不能說。我不是呂邦文。只是這個差人。何以曉得我。叫呂邦文。又何以曉得我要來這裏。似乎在半路上等的。況這兩個差人。只有凶惡。並無奸詐。不像是衙門差人模樣。又不知他有沒有公文。猛然心裏一觸。說呵。晴不好了。他們是合同串局。全是假的呀。果然姓高的救我妻子。自然叫家人出來訪問。何以要叫夥計呢。夥計會着了。我有一個同我到惠州就是了。何以要兩個同去呢。況且兩個人鬼鬼祟祟的。明是不懷好意的形。咳。我如其被海盜騙去。送了性命。那纔冤呢。又想到楊大洪說的海盜百計搜尋我。今看這些人。直是海盜無疑。前回兩個。既不像生意中人。這兩個也不像衙門差人。咳。我怎這麼粗心糊塗。自投羅網呢。跑是萬不能跑。又無蕭陶楊諸人來救。

我是定遭毒手的了。我已是一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雖活着。亦殊無味的狠。倒不如死了爲好。就是楊大洪回店。尋不着我。不曉得如何着急呢。思來想去。心中輓轡般的輪轉。後來一想。我也不知能活三時兩刻。或是一天半日。丟開手罷。到了惠州。離城不遠。忽然兩人牽了文揆。走斜刺裏去。並不進城。文揆心裏。益發明白。一想死在官府手裏。也還罷了。要被強盜殺死。在空山野窪。真是沒名望了。看個機會。能得逃去就好了。誰知兩個人左右靠緊。絕無機會。看看天已大黑。已到了一個山邊。這山名叫鼓角山。是個極險僻的地方。山下東西零落的散處些人家。都是隔得狠遠的。兩人把文揆拉到一家門首。敲開了門。黑暗之中。看不出是何人物。只聽得問道。是雙口來了麼。兩個差人應道。對呀。那人哼了聲。轉身進去。兩人跟着到了裏面。明燈亮燭。坐着三四個人。文揆一看。都是短衣窄袖的。原來先前兩個布店夥計。亦在其內。文揆明知到了強盜窠裏。

只好聽其自然。有一人開口問道。你是呂邦文麼。文揆道。你說我是呂邦文。就算是呂邦文。那人道。哼。你曉得這是什麼地方。我等是什麼人。文揆道。這是強盜巢穴。你們都是些強盜。何有不知道的呢。爲你這班狗強盜。弄得我家破人亡。傾家蕩產。心還不足。定要設計把我騙來。算是我命運該絕。自己粗心。中了你們的好計。你們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罷。那人哈哈大笑道。你保護范成的威風那裏去了。你戕殺我弟兄們的能爲那裏去了。既落在我們手裏。自然是你命運該絕。也是我們已死弟兄。陰靈保佑。所以叫你撞到我們手裏。你可不要報怨我們。文揆道。或殺或剮。悉聽其便。不必多言取厭。那人道。這東西死在眼前。還如此倔强。文揆不等他說完。努眉睜眼的大喝道。放你娘的屁。我是頂天立地的漢子。在你這狗強盜面前哀求。你夢不曾作醒呢。那人不由大怒。大叫替我把刀拿來。早有人遞過一把風快雪亮的刀。燈燭之下。寒光刺目。那人接

過。貼起身來。文揆長歎一聲。閉目受死。那人舉起刀來。對准文揆正要砍下。忽聽得半空中。豁喇喇一聲。如天崩地塌一般。接連又是豁喇喇。豁喇喇幾聲。屋裏的人。一起跌倒。只見天井內煙霧迷漫。隨風捲進。就煙霧中跳進幾個人來。手起刀落。把跌倒的人。重復又砍。文揆此時已昏昏欲絕。耳中隱隱聽得有人說道。先替他。把鎖練。去掉罷。覺得豁瑯兩聲。震得渾身疼痛。一驚醒來。睜開眼看。原來楊大洪。站在面前。另有兩人。手拿寶刀。一同貼著。楊大洪道。文兄呵。受驚了。總怪我來遲了。文揆垂淚道。我也不願活了。你何必來救我呢。這二位何人有勞得狠。楊大洪代答道。這就是我師父的好友。同平烏風砦的尹振陽。周勿邪二位了。文揆道。久仰得狠。是怎樣會着。來救我的薄命呢。尹周同說道。我們都是至好朋友。不必客氣。我們同楊兄在省城會見的。不想無意中。來得恰好。只是我們要快走纔好。大家開了門出來。從黑地裏就走。前後雖有幾家隣

居離得老遠的。等到聞聲趕來。文楊尹周等已經走遠了。看官你道這三人怎樣來得巧呢。原來三人連夜追來。到了東莞。天已大明。略爲歇息。吃點飲食。問問旁人。果有三個是怎麼樣的人。早上朝東去了。三人不敢怠慢。急急前行。向午時分。已到了官富山。並不歇息。日落時分。已經追上。楊大洪遠遠看見三人中。有個文揆。登時就想上去。被周必正一把拖住。說慢着。此時前去相救。必定驚動多人。反爲不妙。不如遠遠跟着。到晚上動手。怕他們飛上天去麼。後來見不走進城。望岔路去。周必正道。這更好辦了。省得隔着城。費手費脚的。天黑時。到了鼓角山。隱隱見他們進了一家屋子。就輕輕躡上房。聽得強盜同文揆問答的話。見文揆強硬非常。極力頂撞。毫無乞憐之意。三人暗暗狠爲佩服。後見那人接刀站起。尹日奇早把六響新式西洋鎗。裝好藥彈。端在手中。這鎗只二尺餘長。粗如鵝蛋。只要把鎗子上在圓腔子裏放起來。出去一子。又落一子。

在膛子裏接連放六響子放完就撥轉了。鎗子力量能在三十丈外打穿半寸厚的鐵板。尹日奇對准持刀的把機氣一捺。豁瑯鎗子就出去了。把屋裏人一起打倒。這纔救出文揆來的。這裏左右隣家聞得鎗聲。不知怎麼東西響。邀張約李。合攏來到他家一看。只見橫七豎八。殺死四人在地。大家不知原故。鳴知地保坊甲。呈報歸善縣。知縣急來相驗。問到隣舍。說是這家纔搬來不多幾日。連姓名都不知道。問被什麼人殺的。大家更不知道。再三詢問。毫無形迹。知縣無法。只得飭仵作驗明。鎗傷後被刀砍的。暫爲棺殮。一面飭班快訪查。方知是海盜。躲到岸上來的。就糊裏糊塗出個賞格。說有海盜五。六人。在官富山被不知姓名者殺死。現已在逃。就虛下了。雖有人曉得是呂邦文作的事。總不肯說出。所以始終無人知道。且說楊大洪等四人走了三四十里。文揆道。我們歇歇罷。我因腿脚被鎖練所傷。有點疼痛。不能再走了。承蒙諸位救出我來。我是

無處可去。無家可歸。到那裏去爲好哇。楊大洪道。依我說。權爲到我師父家小住。慢慢探聽大嫂消息。文揆道。我妻子既不在廣東。必是不在人世了。說着慘然。大洪道。我料大嫂必有別的原故。耽擱住了。所以尋不着。隨後自然會見着的。大家留心訪尋就是了。尹周二入亦再三相勸。同到蕭兄家。就是蕭兄到廣西去。都是患難之交。你就住他家。也不要緊。或到陶兄家去。或到我們家住。都可以的。楊大洪問道。我師父何事要到廣西。周必正就把封官奉旨着山西撫臺。徵送廣西軍前調遣的話說了。文揆楊大洪同替尹周道賀。尹日奇道。我兩人本想到廣西。如今既有文兄同行。索性一路到山西罷。如蕭兄在家。我們盤桓些日子。如已到廣西。我們也可追了去的。于是商量停當。替文揆想法。改了裝束。就走龍門始興。到了湖南永州。過了湘江。在馬背山地方打尖。忽見兵隊過去。見一個戴水晶頂子的武官。楊大洪認得他。是蕭隱同縣朋友。就跑過

去。同他招呼。談了好一刻。轉身對三人道。這人是。我師父同鄉。我問他師父可在家。他說山西撫臺。催他奉旨赴粵。他定要在。家等會個人。約有一個多月。耽擱。等會過這人。就。去。如此說。我們快走罷。恐怕日子已過。他走了。就掃興了。但不知要會什麼人。如此要緊。三人大喜道。我們快點走。趕到他家。就曉得了。于是三人吃飽。更外破站的走。于路上。尹日奇又問楊大洪道。這隊兵。自然是到廣西了。但不知從何處調來的。楊大洪道。我曾經問過他。他說苗子造反。被廣西提督陳鶚。殺得大敗。賊首逃去。勾結山裏。獠子。貴州黑苗。重復大舉。幸廣西布政使傅鼐。扼守得宜。尙不至沖入內地。但是苗。牽連粵湖兩省。廣西一省之兵。不敷調遣。告急進京。皇上特派湖北提督劉君輔。同湖南巡撫伊桑阿。領兵協剿。這支兵。就是湖北來的。周必正道。逆苗造反。勢已蔓延。不知要鬧到什麼時候呢。四人一路談談講講。走路更不吃力。自湖南永州到山西潞州。不足

二千里。走了十三四天。已到了潞城縣。就逕投蕭隱家來。誰知蕭隱於昨天被陶康家請去。衆人不由怏怏不樂。楊大洪道。今日還早。陶府隔不多遠。我去請他來罷。遂叫家人招呼一切。此時蕭隱已用了四五個家人了。文揆道。陶兄與我至交。亦且有恩於我。理應登堂拜母。我同你去罷。楊大洪允諾。二人略進飲食。就奔陶康家來。只三十餘里。一刻就到。陶家家人認得是楊大洪。把二人帶進中堂。問明文揆姓名。進內稟知。不一時蕭隱出來。一眼看見文揆。不由滿臉含笑。道。咦。你怎麼來的。巧極了。好極了。真是天緣湊合。說着轉身進去。文揆不知他說些什麼。詫異得狠。見蕭隱說了幾句。又跑進去。別的話都不曾說一句。這是什麼意思。正在低頭思索。忽見蕭隱笑嘻嘻又出來。文揆正要問他。只見身後有個四十餘歲。端莊富麗的婦人。婦人身後。又有一個年輕的婦人。文揆看見。不由呵呵一聲。臉上霎時紅起來。心裏忽然跳起來。眼睛定在那婦人身

上不能轉動。似乎要昏了過去。那婦人也是目瞪口呆。淚如雨下。正是

黃鶴忽從天外至。

青鸞如自夢中來。

畢竟這婦人是誰。文揆何以如此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佛寺逢災老人救難

空山較藝俠女留名

話說文揆見着的婦人。這道是誰。原來正是他四處奔波。尋訪不着的葉氏妻子。看見了一時驚奇喜疑。奔上心來。所以一身無主。仔細一看。見他比從前消瘦了許多。愈覺可憐。此時不獨文揆想不到。連葉氏也想不到。楊大洪也想不到。就是諸位看官也想不到。你道奇也不奇。當下文揆見了妻子。未免悲喜交集。哭笑俱全。嘴裏說你你你怎麼會在這裏。累我尋得發昏。幾乎又送了性命。他妻子也是睜大眼睛。淚如撒珠。欲前不前。含羞帶恨的道。我幾乎見不着你呵。說了一句。也哽咽住了。旁觀的人見此情形。亦不禁代爲酸鼻。忽然他妻

子身後轉出個清秀孩子。看看文揆，就拉住手道：「你是爹爹麼？怎麼不到上海呀！累我媽哭的不住呀！」文揆被這話一觸，更外傷感。大家見此情形，都忘了形。還是蕭隱對文揆道：「有話回來再說。先過來見了陶伯母。一句話提醒了，忙忙走來拜見陶母。陶母也還了禮。楊大洪也過來拜見。陶母不知是甚人，露出詫異之色。蕭隱急向陶母說明來歷。陶母方知就是蕭隱的徒弟。就對文揆道：「難得你們夫婦有此意外奇逢，實屬可賀。我叫廚房辦酒，一則替呂哥夫婦會面之賀。二則替楊哥接風。」蕭隱輕輕對陶母道：「呂兄已改姓文了。陶母會意，高聲對僕婦道：「把旁宅三間打掃，請文老爺同文太太住，把前邊書房收拾請楊老爺下榻。」楊大洪道：「小姪在此，一刻不能耽擱的。」蕭隱道：「這是爲何？」大洪道：「烏風碧的尹周二位來了。」蕭隱詫異道：「他二位怎麼來的？」大洪道：「在廣東去尋你老人家，會見了一同來的。其餘回去再說罷。」蕭隱道：「那麼我也立刻要去了。」就對

陶母道。小姪家中來了遠客。不得不去。文兄暫爲不去罷。同大嫂談談。文揆夫婦不好意思。蕭隱道。這又何必呢。自然要談談別後之事。陶母笑道。不錯的你只管去。文揆道。我不去恐對不住尹周二。蕭隱道。不要緊。我替你代達罷。說罷同了大洪自去。陶母就問文揆近來踪跡。文揆就把家中被盜。多虧陶康救護起。一直說到同表叔赴粵。又從蕭隱救出。到上海尋妻。重到廣東。被強盜騙去。尹周二人救出。同到此地。從頭至尾。細說一遍。此時酒肴俱已齊備。大家談着吃着。一席話說完。飯已吃過。陶母道。健侯雖有信來。到底不大明白。府上之事。出人意外。真是令人可恨。在舍下多住些時。等事平再說。你嫂夫人爲人真是可愛可敬。與我媳婦極合得來。但是因記念廣東之事。總是悶悶的。如今是好了。我替你們收拾的房屋。可好。我們去看看。叫僕婦掌燈。領了二人到旁宅一看。原來自成一家。床榻器具。色色俱全。夫妻二人重復拜謝。陶母談了一刻。

日去。文揆然後問葉氏怎麼會到這裏來的。葉氏未曾說話。先就流淚道。我要不因爲小官。我久已一死。以了宿孽了。於是從頭說起。原來葉氏爲人心頗精明。性却激烈。與丈夫少年夫婦。伉儷情深。自家中出事以來。憂傷恐懼。已是憔悴。姬姜。後來陶康叫他到上海暫避。心內百不愿意。無奈恐丈夫因他有內顧之憂。只好帶了琪官。硬着心腸動身。到了上海。天天指望有信。竟似石沉大海。於是茶飯無心。眠食都廢。常常哭泣。他姨母百計勸慰。小孩子又因他母啼哭。不肯吃飯。所以勉強進些飲食。白天不敢哭。夜裏頭總是以淚洗面。望信望到三月之後。定要到廣東探看。究竟如何了。他姨父母阻止不住。湊巧有個販賣珠玉的毛三秃子。要到廣東買貨。他姨父就託他照應。一路同行。上了海船。誰知這毛三秃子。性喜漁色。而且狡狠。見葉氏容貌美麗。起了淫心。後見他日夜愁悶。更覺可憐。就借着勸慰。要想親近。處處獻勤討好。以博葉氏歡心。葉氏初

不在意。以爲他是好心。後來見他眉眼輕佻。語言儂薄。似乎想有心戲侮。就留心伺察。故意賣個破綻給他。毛禿子就骨軟筋麻。顯然露出調戲之意。葉氏更步步存心。刻刻防備。料他在船上人多。不敢無禮。到廣以後。有些可怕。豈知不到廣東。就出個亂子。小說書上常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倒是不錯的。這海船走了三四天。到了福建。快進閩江口。走到西澳。忽然咕嚕一聲。全船震動。人聲大亂。知是觸了暗礁。葉氏嚇得魂不付體。心想丈夫死生未卜。我死了也罷。但呂氏只這點血脈。叫他葬於魚腹。絕了香煙。我怎麼對得住丈夫呢。忽聽說船身受傷。目前尙不要緊。挨到白茭司。搭客一起上岸。另換他船。本船要去修理。葉氏略爲放心。毛禿子却暗暗歡喜。故意曖聲歎氣。只好叫了一隻小船。把行李搬下。且到福州等船。當夜在船就買了些酒肉。哄着葉氏吃喝。葉氏大疑。因胸有成竹。也就大吃大喝。帶了小孩。在裏艙把身上衣服密密縫了。緊閉艙門。

却是不敢睡着。毛秃子兩三徧以指彈門。葉氏都不理他。毛秃子又不敢公然行強。只索罷了。心想明日客棧裏。你就跑不掉了。次日船到福州。住了棧房。檢個房間。把行李一起挑進。有人問他。這女人是你何人。他簡直說是他家眷。晚飯後。葉氏叫秃子把自己行李拿出去。秃子笑嘻嘻的。老着臉道。客邊不必拘定。你就讓我同住一個房裏。親熱些。況且我們同船共命。就是有緣的。請你將就點罷。葉氏氣得滿臉通紅的。正色道。毛叔叔我門家裏雖是遭難。却是正經人家。斷不會貓子狗子。男女不分。作出那無恥之事。你定要住這房。我搬出去。讓你。你如不容我搬出去。我先把小孩弄死。告訴客棧主人。然後尋個自盡。聽憑你怎個辦法。說着袖子裏拿出一把雪亮的剪刀。給秃子一看道。我母子的命同他相連的。一席話說得秃子啞口無言。冷汗直下。心中頗爲慚愧。口裏說道。呂嫂子何必如此。就認了真。我是吃了兩杯酒。講醉話。我怎會有這個心。

呢。就搭訕着把行李拿出去了。另尋房間住下。心裏又是慚愧。又是惱恨。想這婆娘如此撇清。想要成全好事。萬是不能。怎樣想個法子。出口惡氣呢。次日一早就出去了。葉氏在店。要探聽船隻消息不出。又恐禿子懷恨在心。別起風浪。到了午後來了一個女人。尋姓毛的。一直問到葉氏房裏來。葉氏回他姓毛的出去了。那女人又問葉氏年歲姓名。七搭八搭。絮絮叨叨。葉氏見他不像個正經女人。懶得招接。淡淡的答應他去了。少刻毛禿子回來。葉氏也不與他說知。禿子却對葉氏道。進口船不知何時方有。此刻有個姓李的鄉紳。帶着家眷。由民船到廣東廣州。我想我同大嫂同行。究竟不便。大嫂不如同李鄉紳家眷一路去。豈不甚好。如其可行。只要拾兩銀子船價。連伙食在內。如不肯時。等幾天仍同我一起走。葉氏巴不得離開禿子。又聽得李鄉紳有家眷同行。忙道。李家如有家眷一路走好極。就煩叔叔替我們說定罷。禿子應諾而去。少刻來個女

人說是李家僕婦。言明次日上午上船。水脚飯食銀拾六兩。一直到廣東省城。葉氏大喜。次日帶了東西小孩。由毛禿子送到船中。艙裏坐着個老爺。四十多歲。並不是壞人模樣。心裏放下。替老爺福了兩福。那李鄉紳笑着道。裏艙坐罷。由僕婦領進後艙。有個四十上下的女人。說是太太。葉氏拜了。那太太到狠和氣。彼此談談。另在頂後一艙。叫葉氏住。隨即開船。葉氏在船。除掉掉急於想到廣東外。倒也無事。或同太太閒談。太太同他狠好。尤其肯照應小孩。但有一樁可疑。屢次看見衆僕婦交頭接耳。指指戳戳。像有什麼瞞他之事。過了十幾天。說明天要過鄱陽湖。葉氏問鄱陽湖到廣東。還有多遠。衆僕婦笑道。早呢早呢。可憐葉氏年輕少婦。不知路程。他也不曉得鄱陽湖。是何省地界。這李老爺既說到廣東。福建與廣東是隣省。怎麼會走到江西鄱陽湖呢。原來這李老爺本是京官。回家祭掃。假期已滿。此次帶了家眷進京。因四十多歲。尙無子息。夫人

胡氏亦不過壞力勸老爺置妾。老爺就託了媒婆。說人要干淨白皙。不論室女孀婦。總要有宜男之相。看了幾個。總不合式。可巧毛禿子心恨葉氏。竟將他託媒婆轉賣。李老爺叫僕婦看了。說是極好。因正忙着動身。叫毛禿子把人一直送到船上。毛禿子又道。這女人雖然標緻。性子激烈。要慢慢同他說。他有一個小孩。寸步不離。能把他代好。葉氏自然俯首順從了。李老爺道。這也是人情應當的。第二天送到船上。李老爺看見。果然狠有姿色。就兌了二百八十兩銀子。又送了官媒婆二十兩。禿子又分給媒婆四十兩。兩人歡喜去了。李老爺見葉氏甚喜。想在船上就收了房。將來起早。就無嫌疑了。所以同太太密密商量。不想這事被葉氏聽得清楚。嚇得魂飛魄散。只要尋死。又捨不得小孩。唯有哭泣。李老爺知道葉氏已經曉得。就叫僕婦索性把話對葉氏說明。葉氏想這是我死期到了。只好硬着心腸。丟下琪官。若要露着形迹。他們就要防備。不如

虛與委蛇。看個方便。跳江自盡罷。于是假作含羞。虛虛答應道。既是李老爺花了銀子買來。我丈夫生死未定。只好依從。但是我這孩子是丈夫一點血脈。請老爺把他領代好了。生死都不忘大德的。再則水面上成親。到底不便。不如過江到安慶去罷。僕婦轉達。李老無不依從。招會合家稱葉氏爲新姨太太。當晚船到池州白沙河口泊住。葉氏想明天就要過江登岸。我是無可抵賴了。丈夫不知存亡。我死之後。孩子不知死活。心裏如萬箭攢集。奇痛非常。抱着睡着的琪官。暗暗哭了一番。就輕輕開了船牕。躍身跳下。這榻旁本有僕婦陪宿。先聽得葉氏哭。尙勸慰了幾句。就漸漸睡着了。後聽葉氏開牕驚醒。睜眼一看。正見葉氏鑽身出去。急急來拖。已來不及。聞得朴通一聲。人已下水。就大叫道。新姨太太跳江了。船頭上也接着喊道。新姨太太跳江了。這一喊把合船人驚起。李老爺忙叫道。有人救起。賞銀五十兩。自古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須臾被本船

一個舵工救起。己是不知人事。老爺一面賞銀。一面叫控水灌薑湯。葉氏悠悠醒來。淚如雨下。李老爺親身來勸道。你如不願意。何必尋死。我們慢慢商量。葉氏道。沒有什麼商量。我不然久經自盡。所以戀戀不捨者。只爲這呂氏一塊肉。如今逼得我無路可走。也說不得了。我斷不能學那狗彘不如的人。喪去名節。另從他人。如李老爺能饒了我。生生世世。感念不忘。如不能饒我。仍是一死。以報丈夫。你如因花了銀錢。我如數還你就是了。李老爺聽了。也覺慘然道。銀錢倒是小事。只是我們進京。你要到廣東。如何辦呢。葉氏道。既是老爺肯放我。把我送到尼庵裏。住着再說。老爺道。狠好。就這說。次日過江。叫人找個尼庵。老爺親自送去。葉氏仍要償還身價。老爺道。就把這銀子作爲你母子房飯之費罷。葉氏拜謝。心裏轉不過意。老爺又與尼庵說明。每月母子貼銀二兩。以作房飯之資。再三交代尼姑。好生照應方去。這李老爺本非壞人。誤信了禿子之言。一

時買下。後見葉氏情急自盡。就動了憐念之心。開籠放鴿。連身價都不要了。到底後來納妾。生了兩個兒子。天之報施善人。可謂不爽。且說葉氏住的這庵。名接引庵。離江岸三四里路。庵裏兩個尼姑。都只三十多歲。另外一個道婆。葉氏初進此庵。以爲清淨。可以暫住。後見尼姑言語輕佻。舉動浮薄。心裏就大爲詫異。有天在牕戶眼裏。看見來兩個男人。不醜不尬。同尼姑嘻皮笑臉。葉氏看見。驚道。壞了壞了。又到了是非窩了。心裏甚爲着急。唯有緊閉房門。不大出來。不想這兩尼姑果然都有相好的。一個是本地撥皮刁秀才。一個是當方無賴溫監生。知道這尼庵有點產業。兩尼又是犯了奸案。帶了銀錢來出家的。于是就就哄嚇着上了手。除奸宿之外。還要需索幾個錢用。或三四天一住。或六七天一住。也是合當有事。這天葉氏出來。汲水洗衣。被這兩人看見。大驚。對尼姑道。你庵裏收着如此美人。我們都不曉得。怎樣替我們想個法子才好。兩尼道。這

個不能。一則是京官李老爺親自送來。二則此人正派的狠。非我們可比。兩個秀才監生。攔着尼姑。帶哄帶嚇的逼着。兩尼無奈。只得依了。這天秀才監生約會好了。到尼庵吃些酒飯。剛剛道婆不在家。由尼姑送飯給葉氏吃過。收了傢伙。二人突然進房。對着葉氏作揖。葉氏萬不想事情來的這快。看見二人如此。心裏匹匹的跳。驚得大聲喝道。你們什麼人。夜晚之間。跑進我房中來。二人笑嘻嘻的道。我們久慕芳姿。渴欲一見。故此特來奉訪的。葉氏氣得渾身直抖。顫聲喝道。你們速速出去。我要喊叫起來。驚動了人。大有不便。二人道。此處空闊。喊破喉嚨。也是無用。倒不如從權取樂罷。說着就動手來拖。葉氏見勢不佳。連忙跑出天井。大喊救命呀。救命呀。刁溫二人跑出一個拖住。一個搗嘴。葉氏拚命掙脫。意欲尋死。無奈被二人拖住。亂撞頭腦。二人見事情決裂。一不作。二不休。將他按倒在地。想褪他中衣。不想葉氏中衣密密縫住。急切裏拉不下來。二

尼又上來帮忙。脫衣搗嘴。那琪官見母親被人按倒。嚇的大哭大叫。刁秀才大怒。一個巴掌。打跌在地。葉氏看見。不要命的喊叫抵拒。兩手把溫監生臉上。抓得稀爛。忽然一口氣堵住。昏死在地。兩尼嚇得手足無措。正在不得開交。忽聽拍一聲。牆頭跳下一人大喝道。什麼事。什麼事。講給我聽。四人大驚。只見一個大漢。身裁長大。彪形虎勢。虬髯繞額。根根直豎。兩眼炯炯如電。一臉赫赫堆霜。拽起長衣。塞在腰裏。手拿一把明晃晃的刀。早已嚇得骨軟筋麻。渾身抖戰。那大漢用刀指着尼姑道。你這庵裏。怎有男人。何以要强奸這女人。唯時刁秀才知道不好。心想逃之夭夭。暗暗退到黑處。轉身要跑。大漢一個箭步上去。大喝那裏走。抓了回來。朝地下一擲。刮達一聲。腿骨折斷。昏了過去。尼姑戰戰兢兢。把葉氏來歷說了。又說二人強要奸污他。並不干我等之事。大漢道。你庵裏。怎有這等人來往。必是你二個。與他先有奸情。然後替他出力。唯時葉氏已醒過。

來。睜眼一看。知這大漢是個豪俠之士。就跪在他面前。哭訴原由。大漢大怒。暴跳如雷。舉起刀來。正要砍下。忽然停住。對葉氏道。這裏萬不能住。你收拾東西。我同你走。包你平安無事。葉氏大喜。匆匆取來緊要之物。出來已見四人。被大漢網住。大漢領了葉氏。出得大門。叫他等着。復翻身進去。把刁温二人殺了。割下辮子。擺在尼姑手中。又把尼姑舌頭割下。塞在刁温首級口內。然後把庵門釘好。走牆頭出來。細問葉氏有何處可以存身。爲何一個年青少婦。住在這庵內。葉氏料他不是壞人。就把廣東之事。大略說出。此時不知丈夫如何。要回廣東探聽。那大漢驚道。你就是呂邦文的家眷麼。你丈夫在廣東大鬧。殺死多人。弄得督撫藩臬。都丟了功名。你是不能去的。你丈夫亦不會在廣東的。葉氏尙不知情由。大漢道。此時無暇閒談。你除廣東之外。尙有什麼去處。葉氏躊躇了道。只有山西陶康蕭隱家裏可去。大漢道。你認得蕭隱麼。我正要訪他去。我們

一路走罷。此時纔止二更。到了江面。叫一隻船。先到安慶。換了船。溯流而上。到湖北走襄河到河南。在船無事。漢方把廣東之事細細說。葉氏方才知道。又問恩人姓名。大漢道我姓陸名春霖。蕭隱有一樁事與我有恩。我所以要去尋他。因此路同來。方到此地沒有多日。這是以前葉氏所經歷之事。今日細細說出。文揆聽得。忽喜忽怒。忽哭忽笑。深謝陸老人大德。因問那裏去了。葉氏說不知。他送我此地就去了。在蕭隱家也不可。文揆忽又跌脚道。我在白沙河口停船。曾聽得有人喊新姨太太跳江。有人喊救起賞五十兩銀子。萬想不到就是你的。我要出去一看。就可夫妻會面了。這一夜患難之後。久別重逢。談一會廣東之事。說一會松江之情。一個說監中苦處。一個客裏相思。一個說二次遭擒。一個說兩番被騙。一個說蕭陶之德。一個說陸老之恩。不獨歡暢了一宵。亦且哭笑了一夜。次日天明。別了陶母。葉氏趕到蕭隱家來。除了蕭隱尹日奇。

周必正楊大洪之外。還有一個虬髯老英雄。文揆問知。果是陸老人。急急先上前。納頭便拜。謝了救妻之恩。又拜了大家患難扶助之德。陸老人方知就是從前的呂邦文。此時的文揆。大家謙遜了一會。安慰了幾句。蕭隱已叫人擺出酒席。大家入座。這一聚。真是人人暢意。個個歡顏。喜結新交。縱談往事。披肝瀝膽。座中皆豪俠丈夫。置腹推心。席上悉光明奇士。口吸西江之水。勢若長鯨。氣吞雲夢之潮。形同渴驥。杯到酒乾。酩酊方止。吃完散座。尹日奇忽對蕭隱道。我們在路上。聽得人說。你要在家等會個人。到底是什麼人。如此鄭重。蕭隱道。哦。你問這事麼。因有人要約我比試劍術。故不能不會他一面。衆人驚道。是什麼人要同你比劍。想是有讐恨了。蕭隱道。此人不獨與我無讐。且與我有恩。衆人道。到底是那個呵。蕭隱道。就是在奉天府屋脊上會見。又在你們若婁兩次相救的那個女子。衆人愈加大驚道。這女子爲何要同你比劍呢。是自己來說的。或

是有信來說的呢。蕭隱道是他暗裏送來一信。說着。拿出來給衆人看。只見一張薛濤箋。外面封上寫着蕭徵君手啟。名內肅箋上寫道。

兩次相逢。未通片語。徒以徵君身負要事。且有男女之嫌。故未敢冒昧。奉天之舉。留刀與束。爲百姓非爲君也。而徵君引以爲念。愧何如之。妾幼學擊劍之方。長通跳丸之術。聞徵君精於此技。不自度量。思脫毛穎之椎。效弄班門之斧。定於九月月圓日。在伏牛山老人峯上。一角爲戲。隱娘紅線。非妾所屑爲。卽平原信陵。奔走天下士夫。妾不敢以兒女子而隨聲附和也。倘不吝教。請卽移玉。此頌。遯庵徵君升祺。

妾秦瑤檢衽。

衆人看了。怒道。他敢譏誚人。連我們朋友都罵了麼。可惡可恨。唯陸老人自言自語道。哦是他麼。他竟有這等本事麼。奇了。蕭隱詫異道。陸老翁。你認得他麼。陸老人道。我不但認得他。並知他底細。此時却不能告訴你。蕭隱道。這是何原

故呢。陸老人道。自然有個原故在內。等你比試之後。無論誰輸誰贏。我再細細說給你聽。衆人道。這女子信中有鄙夷之意。何不說出來。請蕭兄羞辱他一場呢。老人道。勝負雖不可必。但他既有此膽量。自然有些本領。無論如何。我斷不能說出根底來的。衆人見他說得決絕。只索罷了。蕭隱道。底細根由。雖不能說。姓名籍貫。何妨先說呢。陸老人道。他是陝西人。姓秦名瑤。字珮瓊。能告訴你的。就只如此。蕭隱似乎心有感觸的。思索一回。無從捉摸。也就算了。衆人道。九月十五。尚有七八日。到伏牛山。有四五百里。不如早一日去等。我們同去看看。陸老人道。人多了不好。只宜兩人。尙要遠在二三里之外看看。蕭隱遂請尹周二人同去。約定十二日啟身。到伏牛山。與那奇女子比較劍術。正是

山號伏牛牛伏虎。

人將求鳳鳳求凰。

畢竟不知蕭隱如何比劍。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辨恩讐英雄戀兒女

賞忠直學士作將軍

話說蕭隱因那奇女子。欲比劍術。心裏亦急欲一見。特同尹周二人。來到伏牛山下。尋個僧寺暫住。到十五日下午。曲折盤旋。來到老人峯側。這老人峯在半山中。俯瞰山下。暮色蒼涼。等到月上之後。世界如在銀海光中。尹周二人看得模糊。蕭隱却看得逼真。時將三鼓。請尹周遠遠立在山後岩上。又對他們道。你們旁觀。千萬不可干預。就使我有危險。你二人亦不可出來救護。恐怕或有誤傷。我不能救的。二人雖然允諾。但是心裏替蕭隱可危。却又曉得他們此番比劍。不是來往衝突。互相擊刺的。要帮忙也無從帮起。只好遠遠的站住靜看。其時明月流輝。澈澈如鏡。銀河蕩漾。玉露依稀。半天中略有幾片浮雲。游漾不定。因風來去。二人見蕭隱向峯邊走去。始則模糊之間。尙可辨認。一展眼就不見了。二人靜候多時。只聞得遠寺鐘鳴。與林間秋聲互相唱和。俯視足下。烟霧微

茫。只覺置身空際。涼露濕衣。身上漸漸寒冷。周必正道。此時三鼓多了。何以這女子不見來呢。尹士奇道。只怕這女子大言欺人。並無實學。所以不敢來呵。身上狠冷。我們回去罷。周必正道。那如何使得。我們同蕭兄一路來。一語未了。見西北角上。噉一响。冒上一條光線。如一顆流星。比箭還疾。二人大驚。尹士奇道。噉好大流星呀。周必正道。快不要作聲。這是劍氣。猛見東南角上。也是刷一下。冒上一道白光。二人知是動手了。兩道光併作一處。絞作一團。上下飛舞。起落不定。覺得兩道光。中一條略帶青色。一條全是白色。兩條光盤旋了一回。那青色漸漸淡了些。騰綽之勢亦漸漸慢了。那白光仍是盤旋天矯。穿綽圍繞。把青光裹在當中。猛然噉一响。西北角上。又上來一條青光。穿入青白兩光之中。沙沙有聲。颯颯作勢。翻騰不定。變化無方。如數十道閃電。互相擊撞。如幾百顆流星。拚命格鬪。如洪爐之冶銅鐵。火焰橫飛。如巨石之激洪濤。水沫直濺。耀得半

天中冷月。只索倒行。逼得山頂上浮雲。不敢飛過。二人只覺得眼花繚亂。睜不開頭腦。虛空豎不住。昏昧中似乎起先青光多於白光。後來白色猛於青色。約有半個時辰。兩道青光。漸漸微弱。色亦淡了。白光仍是生龍活虎。馳驟不定。那青光兩條併作一條。噉的飛回西北角。那白光如追逐一般。也向西北趕去。突見白光如游龍擺尾相似。一轉身飛回東南角去了。二人大驚。疑是那女子被殺。再一看。萬籟無聲。天空雲淨。稀稀幾點疏星。半明不滅。那月光亦漸漸淡了。想是天將五鼓。二人定了半晌神。閉了一刻眼。方覺頭目清爽。尹日奇長歎道。我從小不曾見過這些東西。這等本事。蕭兄固是非常人。那女子也就不凡了。周必正道。我聽說劍術。有邪正兩派。卽有邪正兩途。邪派光是青的。正派光是白的。自古邪不勝正。卽是青不敵白。那女子有青色雌雄兩劍。却不能敵蕭兄白色一劍。就可想而知了。只不知臨了白光。飛去飛回。未知那女子是生是死。

呢。正在談論。隱隱見一個人從月光中走來。知是蕭隱。到了面前。二人拱手道。這場大戰。恭喜全勝了。連我們都增長見識。但不知那女子如何了。蕭隱道。並無損傷。唯舌尖破了些。尹日奇道。那是這麼說呢。蕭隱道。這飛劍出去。不見血。不回。不傷東西。不回。那女子是個慣家。看見白光飛去。咬破舌尖。用血對他一噴。這劍得着血腥。就回來了。一路談着。回到寺裏安歇。蕭隱心裏想道。這女子定要同我比試。不想比輸了。後來我的劍追去。並非我有心逼他。這是劍的本性。他既輸了。不知是恨我。不知是自愧。他從前與我有恩。且有情愫。經此一番。他如轉臉成讐。叫我如何是好呢。又想到。他這麼一個人。何以學的劍。是青色。青色自來敵不過白色。是他自己入手弄錯了。叫我如何讓他呢。思來想去。見尹周二入睡着。也就疲倦。朦朧間。聽得略有響動。睜眼一看。月影中見牕外人影一幌。趕緊靽鞋持劍。追出已不見了。一縱上屋。見月色上牆。露珠濕瓦。四望

並無人影。心中奇怪道。明明看見有人的。忽然想起。在屋瓦細看。明明露水上印着弓鞋痕跡。知道又是他來了。但不知所爲何事。沉吟一會。回到房裏。豈知桌上擺着一紙信箋。上頭寫道。

角藝之事。自知所學入於歧途。以致敗北。自貽伊戚。咎將誰歸。再當誓訪明師。歸於正道。免爲識者所詬病。徵君學術正大。器識精純。以之翱翔天際。寰宇當無抗衡。尊師黃姑。陸地神仙。超出塵表。就徵君一面觀之。真古今非常人也。遲日學如有進。再圖良晤。

佩瓊再拜。

蕭隱看了詫異道。這人手脚真是靈快。展眼間就送了字來。我同他比較起來。逐鹿中原。恐要退避三舍呢。怎不叫人愛慕。看他這字。一片誠真愛慕之心。溢於言表。私毫都不怪我。可知養氣工夫。比我深了。他說再圖良晤。不知幾時纔能會見。唉。這可叫人怎麼撇得下呢。陸老人聽他口氣。定然曉得回去細細問。

他便了。天已快亮。索性不睡。剔亮了燈。尋出花箋。寫出七律二首道。

身留一劍走長途。肝膽應同俠丈夫。當道豺狼同剪伐。漫天荆棘共馳驅。
春風秋月應憐我。碧杜紅蘅莫喻渠。不信公孫高足弟。偏能顧我好頭顱。
四海飄零尠賞心。蹇然空谷遇知音。鏡中螺髻乘時改。匣裏龍泉作勢吟。
漢水未親神女珮。空山先遇伯牙琴。小姑久處無郎地。天矯神龍不可尋。

寫完自己看了一遍。天色已明。叫起尹周。把夜來之事對他說明。又把信給他們看過。二人驚訝道。他要是來把我們刺死。還不知道呢。他這信中雖是比輸了。並不怪人。不獨學問純正。其素習爲人亦可知矣。令人佩服。回到家中。大家爭先詢問。尹周二細細說了。紛紛議論。等到夜來無事。蕭隱就乘空細問陸老人秦瑤的根由。並何以不肯先說的道理。陸老人道。提起這人。與你大有淵源。又是有恩。又是有讐。蕭隱道。這是怎說呢。陸老人道。當初令祖作湖北藩臺。

正是雍正年間。世宗憲皇帝。搜捉天下劍客。你令祖幕中有個姓袁的。綽號叫袁瘋子。是個大劍俠。本在訪查之列。令先祖因設法隱瞞。蒙混過去。不想秦瑤的祖父。名叫雲鶴。也是一個劍俠。因從前吃過袁瘋子大虧。記讐在心。明裏頭弄不過他。訪知藏在湖北藩署。就暗暗託人告知本省制臺。制臺因你令祖爲人齷齪。心內本恨他。借此爲由。把事鬪穿了。袁瘋子固然拿去。你祖被督撫會銜。參了一摺。說他結交匪類。違抗朝廷。把他革職辦罪。令祖父就一氣身亡。秦雲鶴自想。我是要報復袁瘋子的。與姓蕭的無讐無恨。何以連累他。身死官丟。心裏好生難過。愧悔交加。後來臨死時。對他兒子把這事說了。他兒子卽是秦瑤的父親了。說我是與袁某人。有讐。雖然借此報了。誰知又招了姓蕭的。愆。我是要死了。不能解釋。耿耿不忘。此事要望你。在他後人面前。說明原故。替我補點過罷。他兒子名叫秦湘。恪遵父命。因係庭訓。亦通劍術。後來曉得你令先祖

在浙江作官。就想了法子。跟着令先君。佐治官聲。緝捕海盜。就由知府升了杭嘉湖道。甯紹道台。署理臬臺。兩個人如兄如弟。如手如足。也保了個副將銜。游擊之職。你令先君也甚直率。得罪上官。上官又尋事把他革職。充軍遼陽。彼時秦湘不恤萬里長途。就跟着先君送去。在謫所三年。竟病死了。秦湘替他棺殮一切。付信令堂。就不知去向了。如今這秦瑤就是他的女兒。家學淵源。所以也深通劍術。這就是你同他家交涉情形。我假如在先告訴你。你有恩讐之見。橫梗於中。就恐心有成見了。蕭隱道。怪道先母常常說到秦家。我因年幼。不大在意。原來有此一段因果在內呀。如此說他與我家無所謂讐。直是狠有恩的了。就是家祖被議。是由秦雲鶴發難而起。也是無心之失。况秦湘如此義氣。亦覺所報過於所施了。但是這些曲折。你老人家何以如此清悉。陸老人道。秦湘在浙。跟令先君時。我也在浙江海防營裏當差。奉到上台捉盜公事。我與他常在

一處。以此兩人甚爲投契。這些話都是他親口對我說的。這秦瑤小時貌極美好。自幼便好舞劍弄刀。躡跳躡縱。他母親恨他。替他把脚包緊。以爲護疼。就安生了。誰知他大爲不然。所以後來脚裹得極小。他的本事倒越好了。十四五歲。他父親叫了他劍術。不想他竟能如此跨灶。你道奇也不奇呢。蕭隱又問道。既是他三代劍俠。也算世家了。何以學的不正呢。陸老人道。這個我却不知。我却聽見人說過。這劍術有兩派。一家是黃山派。一家是袁仙派。黃山是姓許的。元末遺民。隱於黃山。有人說就是許真君。得了劍術。傳授於人。光是白的。是爲正派。袁仙派。聞說是個千年得道的老猿。也會劍術。傳流下來。光是青的。是爲別派。正別兩派。散行天下。聖祖龍興遼瀋。正派曾出來輔助。有功於國。却不受封職。別派於三藩起兵。在他營暗暗相助。到底讓黃山派剪除。年大將軍平金川時。他營中尙有幾人。年大將軍後來拿問辦罪。這起人就潛逃四方。絕無踪跡。

世宗皇帝幼年曾投入黃山派。遨遊天下。等到登了九五。就羅致平時會劍術的弟兄。叫他們搜除袁仙派。袁仙派既除。黃山派亦漸漸消滅。此時會劍術的更寥寥無幾。如你師父黃姑。就是黃山派之孤峯。秦瑤之祖父。就是袁仙派之碩果。落落晨星。海內行將絕迹了。你既負此奇才。何不尋些事業作作。以冀顯親揚名。替令祖令尊吐口氣呢。蕭隱正要回答。忽見家人進來。手拿一信。說是京裏徐閣學來的。蕭隱聽說。忙接過打開。見信上寫道。

遜庵賢世講如見。別已經年。時縈繫念。猶憶座上論詩。引盃看劍。豪情勝概。如在昨日。承惠蛇角。試之輒有奇驗。親友假借。絡繹不絕。如尙有餘。乞再賜一小片。毒痛瘡痍。救人苦海。雖假手於我。實亦世講之功德也。前奉上諭有徵送粵西之事。世講高尙爲懷。土苴軒冕。士各有志。不敢相強。但身懷絕技。而不善價求沽。不幾負此英年七尺乎。某欽奉簡命。視師嶺海。

並飭沿途懲訪貪墨。前途夷險不可預卜。擬敦請世講出山一助。並望於交游中。遴選熊羆之士。同赴軍前。以收指臂腹心之效。紓一身之抱負。而爲朝廷立功業。時不可失。異日蛟騰鳳起。固指顧間耳。倘蒙不棄。俟某行抵晉省時。會於太原可也。書不盡意。專此馳佈。通家眷弟徐文炳拜手。蕭隱看了。觸起師父贈的偈語。有蛟騰鳳起之句。未了。又有嶺表游踪。驂騮萬里等語。難不成我的富貴。就在粵西之行麼。又想匪寇婚媾。得成連理。不知是否指着那女子而言。令人委決不下。徐公前番。卽諄諄勸駕。此番又盛意殷殷。我要不去。未免叫人冷心。我要去了。又恐受他人之鈐制管轄。我蕭遜庵豈是爲人所轄制的呢。輾轉思量。未有良法。此時尹周楊文都曉得。來問去是不去。蕭隱道。我家與他三世通家。交情甚厚。去是要去的。且到省裏見着他再說。你們諸位有願意去的。我可以作曹邱生。替諸位介紹的。衆人道。你去了。我們也

去。你不去。我們去作什麼呢。蕭隱道。那麼我叫人打聽。看徐公何日可以到省。隨後再說。大家允諾。蕭隱因派家人去了。你道這徐公忽然怎有此恩命。叫他視師廣西。並糾察沿途督撫呢。原來貴州鎮遠府出了一件大案子。其時候也在呂邦文家前後。弄得幾乎連省城都失守起來。緣來貴州鎮遠府天柱縣。有個土豪。作個武職參游的。廣有家資。結交官府。包攬公事。官府都有來往。平時自然武斷鄉曲。魚肉良民了。百姓狠受他荼毒。再不能忍。就連合兩家赴天柱縣控告。被縣官大罵一場。逐出不准。百姓無可如何。只好回家。這土豪銜恨在心。更外威福自由。生殺任性。百姓又告到鎮遠府。土豪曉得。餽送了一大注財。府裏依然不准。百姓氣極。動了公憤。又約了一二百。到省裏撫臺衙門。攔輿申訴。撫臺接了狀紙。正在沉吟。豈知賄賂又到。就批了個仰鎮遠府查明稟復核奪。就叫百姓回去聽候。這知府就替土豪洗刷得乾乾淨淨。反說百姓借貸不

遂遣言訟。控要拿辦爲首的。百姓怨苦無伸。痛心疾首。又有幾個狡黠土司。從中播弄。竟暗暗起事。殺了土豪一家。順手打開天柱縣城。把知縣殺掉。連夜來打府城。這個府城出其不意。一攻卽破。幸而知府合家逃去。就飛馬到省。請兵彈壓。撫臺火速派人來剿。這枝兵一到。就如沸湯沃雪。亂民大敗而逃。有幾個爲首的。竟跑到廣西叛苗裏去了。原來這枝兵裏。有兩個大人物。你道是誰呢。原來一個是同陸老人淘氣的何廉。一個是蕭隱放走黑風黨的龍淵。二人不知怎樣。均在貴州撫標的。所以把亂民殺得大敗了。內閣學士徐公。因此廣東呂家同貴州之事。均自州縣得賄。督撫徇情而起。遙想各省皆然。心裏頗恨這些督撫顛預誤事。貪婪害民。就長篇大論。作了一道摺子。遞上去道。

內閣學士禮部左侍郎臣徐文炳跪奏。爲國事日非。民命日蹙。急宜澄叙官方。慎選州縣。以保元氣而全治安。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地方之治亂。視

州縣爲轉移。州縣之賢愚。視督撫爲消長。一縣得人。則一縣治。一府得人。則一府治。一省得人。則一省治。督撫者爲朝廷之耳目腹心。操用行政之大權者也。操用行政之大權。不能釐剔貪暴。慎選賢能。朝廷何貴有此耳目腹心乎。夫國家設官。本以爲民。其與民最親而關係地方之治亂者。尤在州縣。所以漢唐以來。選擇牧令。慎之又慎。不敢稍涉孟浪也。今之仕途揉雜。保舉捐納。不一其途。君子小人。不一其性。一旦選補有缺。如貿易之獲利。先問出息如何。次問漕糧如何。其愚懦者。不知撫字爲何事。只視爲發財之方。不知州縣爲何官。第視爲施威之地。一切應爲之事。或假之家丁幕友。或聽之書吏差役。傀儡登場。任人牽掣。只知收其漁利而已。卽廉能者。非不有一二人。願爲好官。但興利除弊。扞格難行。薄賦省刑。諸多掣肘。于是知府因其不隨己也。而齟齬之。司道因其不從衆也。而擠排

之上官之意見不同。同官之譏評可懼。抵觸傾軋。必使其不安於位。而後已。故今之巧宦。莫妙於陽避處分。而陰濟貪奸。一事不爲。而無惡不作。上腴國計。下削民膏。博上官之歡心。得同寅之聲譽。遂卽敲骨吸髓。明目張膽。而不懼矣。所以十餘年之作官。十餘萬之黃金入橐矣。相彼小民。疾首痛心。流離散亡。而彼固悍然不顧也。如此而欲百姓之康樂。地方之治安。是猶南轅而北其轍也。豈可得乎。至如督撫爲朝廷之腹心也。州縣之貪廉。屬吏之賢否。全在督撫之公正廉明。留心察視。不爲人所蒙蔽。然後州縣得人矣。司道一級。又佐督撫而出治者也。用人理財。爲藩司之大任。伸冤明刑。爲臬臺之專司。其賢愚貪廉。督撫又無不周知。若能不徇情面。不受苞苴。據實舉劾。以爲黜陟。人皆有自愛之心。自勵之見。孰肯苟且因循。以取咎乎。守府一缺。又督撫兩司寄以耳目。而藉以糾察州縣之樞紐也。

今之州縣。剝削小民。以貢獻於守府。探督撫之動靜。守府又取資於州縣。以貢獻於督撫。爲州縣事游揚。上下交征。互相蒙蔽。所以廣東有新會之獄。貴州有天柱之變也。其中豈無一二自好者流。敦品行而尙氣節。其如不合時宜。動輒得咎。欲有所爲。諸事掣肘。上官笑其痴拙。同僚互相揶揄。遂亦迫於時勢。同流而合污矣。承平日久。各省督撫。非有清忠亮節。非有卓識深謀。而至斯職。要皆循資按格。洊至封疆。年齒已老。暮氣日深。率皆因循粉飾。委蛇昏頹。以省事爲老成。以恭默爲鎮靜。除例行公事外。已無餘事。至於受屬吏之餽贈。進暮夜之苞苴。徇同官之情面。酌差缺之肥瘠。在在皆是矣。小民之呼號怨苦。百姓之流離失所。彼竟充耳不聞。迨至良懦者迫於苛政。轉填溝壑。狡黠者鋌而走險。聚衆揭竿。而彼又委罪於州縣。不善撫治。尙何成爲政體哉。卽如粵西苗亂。初起時。有良有司。和輯而

解散之原不難立時平定。乃因循遺悞。坐失事機。遂使小醜跳梁。夜郎自大。所籌之餉不爲不多。所撥之兵不爲不衆。而卒不能刻期殄滅。皆蹈文恬武嬉之故智也。務乞皇上赫然震怒。大奮乾剛。遣親信公正之員。循行各省。明察暗訪。甄別督撫。嚴定賞罰。神於去取。再遣知兵重臣。至軍督戰。務使犁庭掃穴。刻期肅清。庶使宦途可以澄清。邊患可以寧靜。而長治久安之業。基於此矣。臣不避斧鉞。冒昧上言。實因迫於義憤。故作不平之鳴。果見信從。甘服多言之罪。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施行。謹奏。

摺子上去。各大臣曉得無不變色動容。就徐學士自己亦不知是禍是福。只好待罪家居。靜候處分。隔了一日。由內閣發出上諭一道云。

昨覽內閣學士徐文炳所奏各節。忠言讜論。鯁直可嘉。有古大臣謇諤之風。朕自踐阼以來。政尚寬厚。大小臣工。從不過事苛求。乃馴至安常處順。

文恬武嬉。因循玩愒。相率成風。官吏無振作之時。黎庶無可生之望。若不極力整頓。殊非國家之福。該學士竟能不避罪戾。慷慨直陳。朕覽奏之餘。實深嘉尚。內閣學士徐文炳。着升授兵部尚書。掛建威將軍印。至廣西軍前督戰。文自道府以下。武自副參以下。准其調遣。並飭所過沿途地方。訪察官吏之良莠。藩臬以上。奏明請旨。道府以下。准其便宜從事。迅速前往。無負委任。該部知道。欽此。

這旨一下。徐文炳忙忙謝恩請訓。又奏明調兵部郎中梁肇新參贊軍機。調游擊蕭隱。二等侍衛熊元。三等侍衛尹日奇等隨征。百官賀喜。禮餞。就收拾啟程。先期着家人飛馬送一信給蕭隱。約會在太原相晤。這徐尚書輕騎簡從。同了梁肇新按站而行。梁肇新皇上因念其直言之功。此次參贊軍事。就升了他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了三命卿銜。所以清貴高華。也是欽差身分。到了太原。蕭隱

是。因是父執。又是舉主。所以越班。同了尹日奇。周必正三人。遠接三十里之外。正

白毛黃鉞專征伐。

紫鳳青鸞作羽儀。

畢竟不知徐公如何舉劾官吏。如何平定苗獠。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現真形貪吏遭挫折

標勁節烈婦闡幽光

話說徐公奉旨出都。查辦各省官吏良莠。這風聲一傳出來。大小官吏無不人膽戰。個個心驚。又知他廣東辦的事。鐵面無私。不受賄賂。不徇情面。人人自想。總有不可告人之事。假如被他訪着。前程就不保了。山西巡撫。是頭一個耽驚。因頗有劣跡。生怕欽差拿他開刀。然亦無法可施。唯有兢兢業業周旋而已。撫臺尙且如此。別的大小官員。可想而知了。當下蕭隱接着徐公。傳到面前。蕭隱要行軍營褻韉之禮。徐公不許。叫他上馬。跟在後頭。略爲閒談了幾句。就問

他同來幾位。蕭隱回道。只有尹周二人。原來陸老人到陝西去。文揆是不敢出來。楊大洪算作徒弟。不便與蕭尹周同班。所以只有三人。到了城下。撫臺帶領藩臬道府各員迎接。先是跪請聖安。徐公回了聖躬甚安。進了行轅。各官拜謁的請安的。紛紛不一。徐公傳諭。一概明日相見。只留蕭隱問問近況。又見了尹周。慰勉了幾句。蕭隱又呈明尚有一個徒弟楊大洪。也來効力。徐公見了。就賞了五品軍功牌。用了建威將軍的關防。叫他隨轅聽差。蕭隱要辭出來。徐公道。這又何必。你我通家世好。只管談談。留了三人酒飯。席間徐公對三人道。我此番出京。皇上諄諄叫澄叙官方。嚴別良莠。若不辦幾個。一則不足警衆。二則辜負聖恩。我想我學從前的人。改粧私訪前去。你們幾個人。留一個跟我同行。其餘在前訪察而行。只是人手尙嫌少些。將來到了廣西。更須羣策羣力了。老姪可還有有才幹的朋友麼。蕭隱乘勢道。小姪還有個朋友。名叫文揆。本事甚好。

可以叫來。只是身上負着罪名。不敢來見。徐公問是什麼罪呢。蕭隱道。他曾經爲人誣陷。煅煉成獄。他氣極了。傷了讐家。逃出來的。徐公道。那是地方官的事。我不管他。你叫他來罷。蕭隱答應。席散後。蕭隱同尹周辭了出來。蕭隱又去拜了梁肇。新京卿。知道京卿與文揆有交情。就暗暗把文揆改名的事告知。託他照應。梁肇新甚喜。叫他快來。我總照應他就是了。蕭隱叫人去叫文揆迎上來。欽差住了兩天。早訪明幾個官。參了兩個。舉了一個。參的一起是威逼的案子。得了被告的錢。把原告硬行重辦。情極自盡。一個是爲一少婦在家。黃昏時候。突來一惡少強奸。少婦大喊殺人。隣居聞聲奔救。連惡少少婦一起送到縣署。惡少家裏有錢。就送了幾百銀子。縣官硬說少婦同他有來往。謂之和奸。不能謂之強奸。逼着少婦招認。少婦情急。當堂觸階而死。縣官斷了惡少。出銀三十兩棺殮埋葬完案。少婦丈夫。是個窮酸。只索忍氣吞聲而罷。這舉的是知府。

名叫張仲孝。正途出身。爲人清正。作寧武知府。因要辦一件大有益於民的事。歷任想辦。總格於上官不許。張仲孝再三請於上官。自願捐廉。上官定然不許。他出言直率。未免挺撞。上官記了恨。把他甄別革職。宦囊羞澀。無力還鄉。至今仍流寓省垣。兩個知縣。立時摘印。叫藩臺委人。把知府叙明原委。移咨吏部。送他引見。自己專摺奏明。代請開復。又附片把知縣參革。這風聲傳出去。府州縣更外害怕。不敢受私。徐公因箋奏煩瑣。無人佐理。急於要請個辦筆墨的。梁肇新就薦了廣東舉人。大挑知縣趙文敏。熟於幕務。徐公大喜。立卽飛函進京去請。不料隔一日。來了廷寄。悉如所奏。唯寧武知府張仲孝。一時無缺可補。准其隨行參贊。不兩日。張仲孝。趙文敏都到了。徐公就下了札子。張仲孝辦理文案。趙文敏幫辦文案。文揆到了。也賞了五品軍功牌札。唯時徐公已到石樓縣地方。叫蕭隱走右邊沁州潞州一路。河南衛輝府去。叫尹日奇周必正走左邊陞

州蒲州到河南陝州一路去。徐公自己帶了文揆楊大洪走介休岳陽鳳臺一路。到河南懷慶。大家到開封會齊。私訪文武的行徑。誰知左右兩路。尙無消息。徐公自己倒碰着個大笑話。這日進了沁水縣的界。就聞得知縣名字叫馮人。騙貪暴無理。就特特的進城細訪。原來這沁水知縣。姓馮名仁培。生性貪惡。捲盡地皮。無論何物。都要捐錢。纔准賣買。弄得百姓咨嗟愁怨。無可如何。因此叫他作馮人騙。這馮人騙也知有欽差來查辦。一則不知欽差走那條路。二則不知改裝前來。所以作威作福。依然毫不斂跡。徐公進了城。細細一訪。果然有百物捐的名目。晚上尙要出來施威。徐公晚飯後。暗暗帶了楊大洪文揆。叫他們遠遠跟着。朝前行走。街上晚市也還熱鬧。忽然轉了一街。見有燈籠火把。有一隊約二十餘人。么么喝喝而來。說是縣官捉拿盜賊。徐公暗暗好笑。此時一更多天。就會有盜賊的。有了盜賊。又是這莫燈籠火把。可以捉的麼。就站在人家

簷下。讓他過去。不想被馮人騙看見。大喝道。這是什麼人。拿來見我。手下人把徐公拖到轎前。叫他跪下。文揆看見。趕來就要動手。徐公望他微微搖頭。止住他。知縣喝道。你是什麼人。三更半夜。在街上鬼鬼崇崇的。定不是好人。見了本縣。還不跪下來。人替我打他。徐公道。我是過路客人。又不犯法。什麼要打我。有事求你。纔要跪呵。我又沒事相求。此刻纔晚飯後。就說三更半夜。知縣大怒道。你敢挺撞本縣麼。你是作什麼事的。徐公道。走路的你管我呢。你又是出來作什麼的。知縣更怒道。我老爺勤勞民事。親自出來巡查。你不知麼。徐公大笑道。此刻又非三更半夜。那有盜賊。就有盜賊。看見你火把燈籠。不知跑到那裏去了。我一到山西。就聽得人說你馮人騙大名。我所以特來拜訪的。知縣見這人說話冠冕。來派正大。料到就是欽差。心裏頗爲慌張。即刻就滅了威勢。和聲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來此何事的。徐公道。我是何人。來此何事。你不必問。有人

給我一件東西。與你看。就明白了。說着把欽差大臣。同建威將軍的金印。拿出來。燈影之下。燦燦生光。知縣方知真是欽差。嚇得屁滾尿流。渾身抖戰。顧不得觀瞻。跑出轎來。跪在地下。咕咚咕咚磕着响頭道。卑職該死。卑職該死。卑職冒犯大人虎威。卑職死有餘辜。卑職簡直瞎了狗眼。請大人恕了卑職罷。徐公笑道。何前倨而後恭也。你起來有話說。知縣起來。低頭侍立。徐公道。此時並無盜賊。貴驛從可以叫他回去。我們找個地方談談。叫他家人替老爺換了便衣。徐公就約他同行。知縣不知要到那裏去。頗爲疑心。走二三里。見有個小酒店。二人進內坐下。叫店家打了兩角酒。兩樣小菜。須臾端上來。徐公看店家。頭帶毡帽。八鬚鬍子。長瘦臉龐。因問道。你姓什麼。店家道。不敢。我姓張。徐公道。你生意好麼。店家道。託貴客的福。生意也罷了。徐公道。生意既好。一年要賺多少錢呢。店家道。那有錢賺。除繳捐之外。夠家用就好了。徐公道。繳什麼捐呢。店家道。

就是縣裏馮老爺起的百物捐。徐公道。百物捐是怎樣起。捐些什麼東西。要多少錢呢。店家長歎道。百物捐就是馮老爺起的。無論百樣物件。都要捐的。弄得百姓怨苦連天。人烟逃散。知縣在旁聽了。只氣得滿臉通紅。一身冰冷。欲待發作。又覺不敢。欲不發作。又恐他更說出不好的話來。真是坐立不安。心神不定。徐公却從從容容對知縣道。你老兄不必多言。不要着急。橫豎聽他說說。也狠有味的。回轉臉去。又對店家道。你却不要說誑哄人。我看他是一縣民之父母。那有待百姓如此的呢。店家道。我怎敢說誑呢。馮老爺自到任以來。只有刑罰利害。捐稅重累兩件事。有人去打官司。他總說好人不打官司。打官司不是好人。不問原告被告。先打四十板子。然後再問。官司贏了。勒令捐助善舉。官司輸了。定要罰款充公。橫豎都是要錢。所以此刻人家。倒不打官司了。徐公望着知縣笑道。此公訟庭花落。可以稱得臥治了。知縣氣得肚子幾乎氣破。仍要極力

忍住不放出來。心想等飲差走了。定要拿去打死他。方出我的氣呢。店家又道。勒捐一事。實是利害。不問吃的。如雞魚鴨肉。自然是一斤幾文。一隻幾文了。連青菜蘿菠。都要捐一文一斤。用的如布疋器具。自然是一件幾文。一尺幾文。連一個飯碗。一刀草紙。都要幾個錢的。我們開個小酒店。每天是幾文。每斤又要幾文。真是捲盡地皮。一絲不漏。店家說得氣上來了。索性把知縣所作所爲。傾筐倒篋。決溜奔潮的。和盤托出。這知縣火氣按捺不住。烘上頭來。耳朵也快聾了。眼睛也快昏了。臉似火燒。顏如紙白。徐公見店家語勢已終。說不必說了。算賬罷。徐公給了酒錢。同知縣出門。對他道。貴縣請回衙罷。我也要回寓了。知縣諾諾而退。一路回去。越想越氣。到了衙門。並不入內。站在大堂。立傳四五個快班。兩個家人。點着燈一窩風。重到酒店拿人。且說徐公別了知縣。叫住了楊大洪文。揆道。我們速速去救酒店老人。遲去恐來不及了。三人仍回原路。到酒店

對老人道。你有大禍臨身了。方纔同我吃酒的。就是本縣馮老爺。你如此當面糟塌他。他肯依你麼。一席話說得店家臉似洪爐着火。身如寒夜臥冰。又如雷霆振屋。石路行車。不由抖得渾身上下。索索不止。徐公道。你不要害怕。我是來救你的。趕快把你衣帽脫下。躲到別處去。不要出來。店家依言。脫下衣帽進去了。徐公又叫楊大洪文揆。立在暗處。自己把店家衣帽換上。把燈光剔得暗暗的。把毡帽按的低低的。虛掩店門。默坐而待。不一會果然一陣脚步响。就冲門而入。那知縣見了徐公。以爲就是店家。卽跳着大罵道。你這老東西。如此可惡。竟如此毀謗我。因有欽差夫人在座。我不能奈何你。如今欽差大人去了。你可跑不掉了。叫人把他帶進衙門。重重拷打。徐公總不作聲。看他怎樣。那跟來的人。用鍊子把徐公套起。拖着就走。徐公就跟着他走。楊大洪文揆暗跟着。忍不住好笑。到了衙門。知縣立時坐堂。暴跳如雷。破口大罵。把驚堂拍得山响。把

兩脚跳得地動，把籤筒全行倒出。把公座一腿蹬開，叫人着實打。用勁打。必要打得他從小吃的飯都吐出方止。那點堂正要按倒徐公。徐公把毡帽微微掀起道：「喂，馮仁培呵，我剛纔還請你吃酒的。怎麼把我拖來。要把我的飯打出來呢。真是反臉無情了。」知縣伸頭一看，呀了一聲，就不言語。心想這更糟了。明明是酒店老頭，怎會變成欽差大人的呢。或者是我作夢呵。既而一想，恍然大悟。曉得上了圈套。只得老着面皮跑下來。請大人公座。徐公冷笑道：「你這知縣好大威風。好大魄力。起先我聽見你的口碑，尚不大信。如今沒的說了。我本打算明天行文中丞，派員來摘印的。如今當速速把印拿來。交給我罷。喝令楊大洪文揆把他頂戴摘去。衣冠剝下。進去把印勅捧來。聽候嚴參。又傳縣丞出來。叫他暫護縣印。叫馮人騙連夜把家口搬出。家產暫行封鎖。我自移知中丞。派員來接印。並查抄他。又嚴飭縣丞，不許徇情寬縱。如有絲毫容隱，一同治罪。說罷。」

同楊大洪文揆回寓去了。這知縣光頭短衣。站在臺階上。如木雕泥塑一般。不知是死是生。有氣無氣。縣丞道。請堂翁速速把太太搬出箱籠一切。我不許人動你的。知縣作個揖道。可能讓我兄弟進去。拿點東西。再上封鎖。感恩不盡。縣丞道。欽差如此風厲。你是聽見面諭的。我實不敢徇你之情。以身試法。知縣無法。只得帶領太太小姐少爺。到城隍廟。敲開了門。暫爲借住。徐公回寓。叫趙文敏連夜辦成文書。叫縣丞派差。星夜到省投遞。隔了五六天。來了新任署理知縣。接了印。把馮仁培革職充軍。家產查抄入宦。可憐馮仁培百計千方。弄來百姓脂膏。不能享受。反遠路充軍。可見惡人總有報應。天特假手於徐公耳。徐公走了幾天。由濟源縣過了黃河。剛到洛陽縣界。忽然蕭隱跑來叩見。徐公道。我叫你在開封會齊。何以此時就來呢。蕭隱道。因爲訪得有一樁冤案。實在可恨。故特自己又去密查。訪得的的確確。真是奇冤極枉。府縣受賄偏斷。道臺徇情。

袒護。故不敢不來稟知。徐公欣然道。是怎麼一回事呢。蕭隱就把這事從頭說出。你道是什麼事呢。原來河南衛輝府獲嘉縣。有個已故縉紳。作過知府的。夫人許氏。只有四十二歲。一個兒子。已娶媳婦。兒子也死了。媳婦江氏。年只二十。婆媳兩個。雖然寡居。却掌管有十萬家財。許氏年雖四十以外。生得白嫩。看着只像三十五六歲。終日搽脂抹粉。競俏爭妍。不能安于其室。家中並無男人用的。盡是女僕。只有一個厨子。三四十歲。是個男人。夫人飢不擇食。就湊合上了。兩下打得火熱。夫人拿出錢來。替他作衣裳穿。給零錢用。白天雖在厨房。晚上就進太太上房。合家無不知道。太太嘗用幾個小錢。買住他們。也就不管嫌事了。媳婦江氏。面孔白皙。頭光脚小。却是生性端重。不苟言笑。知道婆婆作出無恥之事。偷了厨子。心裏極看不起他。每逢厨子同太太說話。就走開了。自古說賊人膽下虛。江氏雖然不管。但太太同厨子。心裏總是不安。嫌他碍眼。這厨

子忽然得隴望蜀。見江氏年紀又輕。人又標緻。能把他拖在渾水裏頭。一則可以堵他的嘴。二則婆媳兩個。歸我一人。豈不大樂。私心更想得他的家當。就同太太商議。太太正恐媳婦說出。也有此意。又想若叫厨子拖他下了水。兩個人。都抓在我手心裏了。就答應了。因未碰着機會。尙未現形。這許氏太太。却吃鴉片煙。天天晚上開張燈。二更以後。厨子進來。陪着吃幾口。天亮出去。白天因人多眼雜。不大進房。也是合當有事。這天下午。偏偏厨子進來。有事。因太太房中無人。就兩人說說笑笑。並坐偃倚。突然被江氏無意跨進房門。擡頭看見。羞得滿臉通紅。連忙退出。回到自己房裏。心裏仍是不東不東的跳。自己懊悔的了不得。這頭太太同厨子。正在調笑。摸頭捻脚的親熱。突然被媳婦看見。二人大驚。急急離開。見江氏已去了。太太道。這怎麼好。被他看見。豈不丟人呢。埋怨厨子不該白天進來的。厨子道。已經被他看見。怪我也遲了。我想從前和你說的。

話不能再遲了。太太道：他生性古板，未必肯隨和罷。厨子道：他如不肯，只索用強。諒他一個嬌怯怯的美人，跑到那裏去呢。太太道：只好如此。二人又商議了一刻，到了晚上，許氏依然開燈吃煙，叫厨子躲在床後，叫帖身一個親信的女僕把江氏叫來。江氏心中十分疑惑，不知叫他何事，却又不敢不來。但萬萬想不到會叫人強行糟塌他的。到了許氏房裏，婆婆對他說道：厨子某人說你狠好人，又標緻，我讓你同他談談罷。說着走出去了。江氏正在錯愕不定，猛然間見厨子從床後跑出來，一把抱住，用手伸進去摸。江氏大怒，用手去推。厨子力大不放，江氏氣急交加，掙扯不脫，嘴裏就喊。厨子用力一推，把江氏按倒在地。許氏跑進，掩住他嘴，讓厨子褪他中衣。江氏喊不出聲，撞頭磕腦，拚命想撐拒。兩手亂抓，兩腿亂蹬。衆僕婦明知此事，是兩人同謀，不便來問。江氏見無人來救，嘴裏說：我今天不要命了。同你拚了罷。手裏却把厨子臉上抓得血痕滿面。

二人見江氏定然不肯。不由大怒。許氏搶了烟簋。在江氏渾身亂戳。厨子拳打脚踢。江氏早氣盡力竭。渾身受傷。不能動彈。許氏叫僕婦把他送回房去。衆僕婦七手八脚。攙的扶的去了。江氏回房。鬢髮散亂。衣裳破碎。渾身上下。疼痛難禁。哭了半夜。就一索子吊死了。次日許氏曉得。雖然一驚。却是拔去眼中之釘。叫衆僕婦暗暗埋在後園。每人賞了三十兩銀子。不要多言。走露風聲。等事情了過之後。每人再賞五十兩。二人商議計策。叫女僕到他娘家江宅去接人。只說少奶奶回來多日。家中無人。接他回去。娘家驚道。說沒有接他來家。于一邊說江家接去。一邊說陳家賣掉。鬧到幾天。江家就在獲嘉縣控告。許氏曉得。早已安排。託人送了知縣三千兩銀子。知縣收了。就硬斷說江家把女兒接回。另行嫁人。要他招認。這江家也是有意思的人家。如何肯依。又在衛輝府上控。許氏又送了二千兩。仍批飭仰獲嘉縣查明稟復。這個冤枉。算是無處可伸了。

江家氣極。又跑到河北兵備道蔣大人衙門。攔輿控訴。不料河北道與陳家有點瓜葛。獲嘉縣又是他的門生。就批江姓亦縉紳之裔。何以將孀女接回再醮。猶一再稟控。屢訟不休。現陳許氏既不要人。仰衛輝府提江姓具結完案。如再瀆稟。定行嚴懲不貸。飭獲嘉縣遵照辦理。此批。江家接到批示。這一氣非同小可。明知陳家錢多。既用賄賂。又託人情。定然弄不過他。但是女兒不見。不知是死了滅跡。不知是賣到他方。總不見個清白。如何肯歇。要到臬司處去告。又恐力量不及。氣得只好逢人說。府縣得銀偏斷。剛剛蕭隱路過此地。聽得這事。心裏詫異。以爲兩造都是紳士人家。如何會有此事。府縣又何敢公然受私。我倒要打聽打聽。到了夜間。到陳家由房上進去。找着許氏臥房。聞得人聲說話。就從牕子洞裏張看。見一個男子在房裏。同許氏嬉笑。床上開着一張煙燈。許氏對男子道。不要鬧了。我同你說正經話。這官事雖是贏了。但用去許多銀子。總

是爲你男子辯着他道。你是個好人。就爲我用幾個錢。也不要緊。許氏道。別的不不要緊。這屍首埋在後園。終久不好。十惡死的。難免作祟。不如想個法子。弄到外頭埋去罷。男子道。等江家不告了。事情冷冷再埋罷。許氏道。江家果然到臬臺那裏告去。要送銀子。就不能像府縣三千二千。可以了的。爲打死這個臭東西。花去萬把多銀子。纔值不得呢。男子道。我的人呀。用掉些錢。我們就作長遠夫妻了。許氏擰了他一把笑道。你是個厨子。竟有這等福氣。便宜你了。男人就對他作個揖。又輕薄起來。蕭隱方知他是個厨子。因看得不耐煩。就出來了。隨後又到江家。同縣裏細細打聽。盡知根底。就連夜趕來稟知欽差。徐公聽得大怒道。這些官竟敢上下聯合。大索賄賂。還了得麼。若不嚴參。直不成世界了。立刻叫家人到衛輝稟報。預備公館。一面行文河北道。調陳江兩姓互訐一案。提卷宗人證。都到行轅聽審。除案中有名人犯外。並立拿陳家厨子王三一名。如

有放縱走脫。唯該府道是問。自己連夜到了衛輝府城。河北道率領府裏同汲縣迎進行轅。各官排班謁見請安。諸多儀節不必細說。徐公次日飭縣把全副刑具送來行轅。並傳掌刑差役伺候。先期傳到汲縣。叫他如此如此。這一天升坐大堂。河北道衛輝府及隣近知縣都跼班伺候。徐公先問衛輝府道。貴府承審陳江互控一案。是親自問的呢。是委員問的呢。知府突被這話一問。不由心裏拍拍的跳。臉上就變了色。只得躬身道。卑府並未親審。亦未派員審問。是據獲嘉縣詳文批飭的。徐公冷笑道。這宗人命名節重情案子。貴府都不能親問。就批個查明稟覆。這陳姓可謂有通神的本事。知府聽得話刺心。疑惑受私。被欽差知道。紅着臉不敢作聲。徐公又問河北道道。貴道這案是怎麼辦的呢。河北道忙回道。職道因兩造都是有體面人家。江姓不應把孀女再醮。反向陳宅要人。故勸他息訟而已。徐公道。貴道何以曉得是江氏把女再醮呢。是否有憑。

證呢。一句話問得河北道頓口無言。停一刻方回道。職道實是粗心。總因府縣詳文。說兩家爭人。並未說兩家尋人。而且聞得江氏實係將女嫁出。故就據爲定讞了。徐公道。聞得什麼人說的呢。河北道又無話可說。徐公道。不論爭人尋人。只要把人找着。就可是非立辨了。人卽死了。也有個尸首的。貴道坐鎮三府。統轄十九縣。數十百萬生靈所託命。僅據屬吏一紙文書。就顛預定案。皇上家不會擡個木偶人來。擺在此地的麼。倒也不敢驚動老兄了。罵得道臺滿臉通紅。渾身是汗。徐公又道。貴道府請少待一刻。讓我兄弟問問這事。然後請教。叫先帶陳許氏問話。底下接着一片聲。喊帶陳許氏上堂。須臾許氏上堂。擡頭一看。見欽差清瘦精神。威嚴射目。正中高座。兩旁站着道府州縣各官。底下差役班快。背後是巡捕差官隨員。黑壓壓站滿了冠袍頂戴的人。許氏看見。先已害怕。再加之心虛。到了堂上。兩旁大喊一聲。跪下。跪下。早已抖起來。撲通一下。

雙膝點地，匍匐案下。徐公朝下問道：「你是陳許氏麼？」許氏道：「是。」徐公問道：「你媳婦那裏去了？」許氏道：「回大人，他娘家接去了。」徐公道：「何時去的？什麼人接去的？」還是你家送去的。」許氏只得隨嘴答道：「八月十七日，是他家接去的。」徐公道：「你兩家常常來往，僕婦人等，必是熟的。那來的僕婦姓什麼？」許氏不想欽差問到此話，未曾防備，只得回道：「往常都是熟人，此次却是生人。」徐公道：「這就胡說！你家少年寡媳，就叫不認識的生人接去了麼？」許氏道：「只因小婦人尙未梳洗，我媳婦來說，他娘家有人來接，小婦人因是去慣的，也未問是甚人來接，就叫他去了。」徐公冷笑道：「你剛纔說是生人，此刻又說未知甚人，隨嘴亂說，顯然情虛。」許氏道：「實是他娘家來接去的。」徐公大怒，喝叫帶厨子王三，這厨子因案中無名，突然被拿，早曉得凶多吉少，今見帶上許氏，問了半天，也不知說些什麼，心裏七上八下，忐忑不定，忽然鷹拿燕抓，拖到堂下，跪倒。徐公一看，見他油頭滑

面滿面奸惡。知是不良之輩。就望下問道。你是叫王三麼。王三道是。徐公道。你家少奶奶那裏去了。王三道。他娘家去了。沒有回來。徐公道。是你們送去的呢。還是他娘家來接去的。王三心裏暗想道。自然說是我們送去的。叫江家不能賴好。因回道。是主母叫人送去的。徐公道。什麼日子。是姓什麼的僕婦送去的。王三道。大約是八月二十三。四。不知是主母叫什麼人送的。徐公道。你主母叫人送去。你怎麼不知道呢。王三道。小人只知廚房裏的事。別的事不問。徐公道。你既是別的事不問。怎麼曉得少奶奶是你家的人送去的。王三道。那是聽見上房裏老媽子說的。徐公道。這老媽子姓什麼。王三道。小人不知道。徐公大怒道。你在我這裏。還要信口胡說。你主母說是娘家來接。你又說是家裏送去的。你兩人如此親熱。如此恩愛。什麼事都商量。這事何以不曾商量呢。你說你不問別的事。何以要晚上進房去呢。何以要去替你主母去燒煙去呢。王三同許

氏聽徐公問的蹊蹺。暗暗大驚。已知奸情有些敗露。大局頗爲不好。只得硬着頭皮道。實是娘家去了。要問江姓纔明白呢。徐公愈厲聲道。無論江家曉得不曉得。我只問你二人要人就是了。不然爲什麼這事。要花萬把多銀子。又是一個厨子。竟有這福氣。便宜了你呢。二人聽得。不由毛骨聳然。身上發抖。面如死灰。暗想這是我們夜靜後。在上房說的話。怎麼欽差會曉得呢。定然是僕婦放的水呵。但是倒底不肯招認。徐公正要叫人用刑。忽見汲縣忽忽上堂。對欽差請安稟道。卑職奉諭。在陳家後園。起出少年女屍一具。驗得生前。受了籤戳鍼刺之傷。又被拳脚踢打。因而自縊身死。追問陳家僕婦。個個都說是他家少奶奶。卑職因死者面色如生。易於辨識。就傳四隣來認。亦說是江氏無疑。卑職就請獲嘉縣丞到場同驗。託他看守。特連夜回來稟知。二人聽得。早已轟的一下。魂已飛去。徐公點頭。汲縣退下。徐公望下問道。你二人聽見麼。真憑實據。在你

家裏搜出。可以不必抵賴了。二人亦知萬萬不能抵賴。只得從通奸起。直說到送縣裏三千金。府裏二千金。道裏託了情面。一絲不漏。和盤托出。徐公叫二人畫了供。回衙問道。府道。貴道。貴府都聽見了麼。道臺低頭不語。臉上飛紅。知府更是無地可容。自己把帽子摘下。匍匐在地。只管發抖。徐公道。不必如此。二公回衙。候旨參辦。道臺磕頭走了。知府連帽子都不要。光着頭如飛跑出。心想這是從那裏說起。得了二千銀子。賣掉一個知府。說不定還要貼錢過莊呢。喝令轎夫搭過轎子。鑽進去走了。堂上各官無不駭然。想這欽差真是利害。除了陳家別的一個都不曉得。何以欽差會訪着的。當下徐公又把江姓傳進一問。是死者一個叔父。補過廩的。又出了貢。就對他道。令姪女貞孝節烈。百世流芳。本大臣定然奏請旌表。以闡幽貞。而光泉壤。就近房選立一子以繼其後。江氏亦可瞑目了。把許氏王三暫寄汲縣監獄。飭知府除追出原贓二千兩外。再罰四

十兩出來。以爲江烈婦造祠建坊之用。卽日交割。不得延悞。一面飭汲縣鎖拿獲嘉縣。來此完案。一面將此事移知河南撫臺。請他派員來摘印委署。退堂入內。就請張仲孝擬個摺稿。把這事始末根由叙明。及一切辦法。把河北道擬個罰俸三年。知府擬個革職永不叙用。勒令罰銀四千兩。充造江烈婦祠堂。免其查抄。又擬獲嘉縣知縣。罰銀一萬兩。充地方善舉。仍革職充軍四千里。江氏節烈可風。請旨旌表。許氏照逼女媳爲倡例。擬個監候絞。尉子王三以下烝上。瀆亂人倫。罪大惡極。逼奸致命。擬個斬立決。各罪名。另外附片叙明。張仲孝趙文敏蕭隱尹日奇周必正文揆楊大洪等各員弁。夙夜盡職。勞怨不辭。深得臂助。不無微勞。可否照應升之官階升賞。以示鼓勵云云。繕好拜發。隔了三日。省裏委個知府到來稟見。徐公就叫他去摘印署理。次日委的汲縣。去鎖拿獲嘉縣的。不期空手回來。徐公細問。方知獲嘉縣知縣胡國棟。畏罪潛逃。不獨把印信

帶去。並却去收的漕銀三萬五千餘兩。不知去向。徐公聽了。大爲駭然道。有這等事麼。張仲孝。趙文敏。蕭隱文。楊等。均詫異之極。以爲真是千古未有之奇事。正是。

海外波濤迷蜃蛤。

空中煙霧幻樓臺。

畢竟獲嘉縣携印挈銀何處去了。徐公如何辦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毒中毒條蟲種奸惡 拐上拐縣印惹風波

話說徐公叫人去鎖拿獲嘉知縣。忽報知縣懷印脫逃。並帶去漕銀三萬五千兩。不由大驚。立飭河北道速行飭屬訪拿。一面叫新任知府到獲嘉縣查看情形。一面查出胡國棟現年三十四歲。浙江紹興會稽縣人。由保舉出身。歷任河南某縣。於某年丁憂回籍。起服後到京。選得獲嘉縣。某月某日到任云云。卽飛咨河南巡撫。移文浙撫去查。並通飭所屬嚴緝。三四日後。新任知府來說。查得

請知縣到任未久。並不辦事。嘗有些三不四的人來找他。不像上等人。於十月初四日。果然帶着印信。漕銀。於二更後。日稱奉道憲密諭。到省城有要事。三四個人出南門而去。他向來並無家眷。只有一妾一婢。此次婢女並未帶去。盤問婢女。說是出京半路買的。不知底細。特來稟知。徐公聽了。並無別法。蕭隱道。不如且到省城。會合尹日奇。周必正設法。又可與撫臺藩臬會商。徐公依了。就起馬到開封府來。纔過黃河。忽見周必正一人迎來。徐公問他有什麼話說。周必正稟道。卓職們因訪得一樁冤案。上官得賄。左袒凶人。反把屬縣借故參揭。我們探聽明白。特來稟知。徐公叫他騎上馬。走着再說。徐公細問原委。周必正稟道。訪得直隸州解州平陸縣。有吳家弟兄二人爭產結訟。縣裏秉公斷了兩下均分。不料哥哥生心。請兄弟吃酒。下了毒藥。回去半夜就死了。兄弟女人告在平陸。說他丈夫身死不明。顯係爲夫兄謀害。知縣跑去相驗。却是無傷。哥哥

反在解州告了弟媳。說他謀死親夫。嫁禍於人。又送了解州州官三千銀子。就平空把案提去親審。硬斷是弟媳害死丈夫。縣官知是枉斷。到州力爭。反被州官呵斥一場。把弟媳收入女監。把哥哥討保開釋。把縣官尋事稟揭摘印。平陸縣知縣名叫黃在中。是湖南永定縣人。因氣極了。就收拾回家。可巧在韓城鎮地方。同我們住了一店。終日書空咄咄。短歎長吁。後來我們暗暗問他家人。方知此事。我們就會了黃在中。告訴他我們奉欽差之命。出來私訪的。果真知州得贓徇私。你不妨在欽差那裏告他。那黃在中說得狠好。他道。州官之得贓與否。我却不知。我兄弟之作官與否。亦所不計。唯叫死者含冤。生者被屈。這寔在心裏不安。他又是我上司。無法可施。只是我爲民父母。不能代子伸冤。實在有愧得狠。卑職所以叫尹日奇陪他同住。就回解州同平陸縣。私探得實。特來稟知的。徐公切齒道。這些狗官。令人可恨。我們纔走兩省地方。就有這些徇私冤

戶的推之各省。可想而知。就叫人查問。恐亦網漏吞舟的多。我們只好到省城商量罷。過了黃河三四十里。就到開封。文武官員請安謁見。迎進行轅。見禮已畢。同撫臺數語以後。就談獲嘉縣胡國棟一事。撫臺道。兄弟自接了大人公事。一面飛咨浙撫。查他根底。一面嚴飭邊界各州縣訪拿。諒他走不了的。徐公道。如今又有一事要借重了。撫臺躬身道。大人言重。有話只管吩咐。徐公把周必正之話說了一遍。撫臺道。那是山西的事。我這裏不便越俎而謀。徐公道。我有一個辦法在此。請老兄派文武員弁各一人。帶幾個人。兄弟這裏也派一二人。協同去拿。再由我這裏出文。咨明山西撫臺便了。撫臺無法。只得允諾。回衙卽派了一個知州。一名游擊。帶了十名小隊前來。徐公也叫蕭隱周必正。協同前去。蕭隱稟道。卑職想胡國棟帶印而逃。必非好人。其爲假冒無疑。他此次必不敢走大路直穿河南而過。到浙江去。他名爲出南門。必到山陝一帶。容易出

省。卑職欲代爲訪查。請大人發給通飭公文一道。到處可以要人的。如其訪着。非一二人之力所能辦。好就近找人幫助。不知可否。徐公歡喜道。還是你想得到。狠好狠好。立刻就叫趙文敏辦了一角公事。交與蕭隱。揣在身上。卽帶了隨身東西。交代文揆楊大洪好生招呼。小心在意。就會了撫臺派來的人去了。徐公在省等候。這日奉到廷寄。內開所參各官。悉如所奏。一切辦理。甚爲妥洽。足見實心任事。勞怨不辭。着賞穿黃綾馬褂。張仲孝以道員用。趙文敏以直隸知州升補。均賞戴花翎。蕭隱賞加副將銜。周必正尹日奇以二等侍衛。賞加四品銜。楊大洪文揆着實授五品職銜。賞戴藍翎。以守備用。江氏准其建坊。又據廣西巡撫傅鼐。湖南巡撫伊桑阿會奏。苗獠猖獗。日見張皇。該大臣沿途事畢。迅卽馳赴廣西會剿。母任蔓延。該部傳諭知之。欽此。徐公謝恩起來。各官拜賀。徐公道。此處事未了手。粵西軍務緊急。怎樣好呢。打算等蕭隱等回京之後。把獲

嘉縣一案。交給撫臺。自己先到廣西罷。豈知等了十二天。委員同尹日奇把解州平陸縣。並哥哥弟媳全案解來。却不見周必正。蕭隱到來。徐公忙問原故。尹日奇密稟道。他二人因聞得獲嘉縣胡國棟有了下落。所以密地去訪查了。徐公知道蕭隱機警勇智。周必正細密精明。足了此事。聞得逃犯有了消息。到也歡喜。隨即飭祥符縣把差役皂快傳來。隨帶刑具伺候。徐公出坐撫署大堂。尹日奇楊大洪文揆背後保護。撫臺藩臬以次排坐。府縣各官只好貼班侍立。徐公先叫把平陸縣黃在中喚上。請安後。徐公問道。你把此案原由說來。黃在中道。卑職治下有吳才吳發兄弟二人。互爭遺產。吳發一子曾過繼給大房爲嗣。其兄吳才亦有一子。分產時說是長房長孫。理應多得一分。定要三股取二。兄弟吳發說要論長孫。我的兒子過繼大房。纔算長孫呢。此刻不論大房二房。長孫次孫。憑着親友作爲兩股。各得其一。要說孫子的話。卽作爲四股。各得其二。

極爲平允。各親友均以爲然。無奈吳才不依。說他兄弟吳發欺父蔑祖。告到卑職處。卑職以爲吳才之理不公。吳發之心甚恕。就傳集了他親族。當堂平分完案。不想過了幾天。吳發妻子甄氏。來告說他丈夫被吳才毒死。卑職細細問明情形。親去相驗。並無毒死痕迹。正在沒法探訪。忽接到州尊來文。叫卑職查明稟覆。知他上控了。但是卑職因無傷痕。不好定案。州尊又來催文。並抄粘吳才原稟。說甄氏謀死丈夫。嫁禍於人。卑職心想因無傷痕。並未判定。吳才何以急急上控。心裏大爲疑惑。想個主意。突然把吳才妻子賈氏提來。用計哄騙恐嚇。俱然說出。寔係被他丈夫害死。卑職問他什麼東西毒的。何以絕無傷痕。他說這宗東西。叫金絲條蟲。又問他是何處來的。他說凡毒死的人。毒氣歸心。尸首已爛。心竅裏就會生出二三條三四條細蟲來。細如金絲。長只三四寸。其毒非常。名爲金絲條蟲。只要尋着。取來焙乾。用皂礬少許。共研爲末。只用指甲挑這

一分多酒入酒飯吃下。三個時辰就死。毫無傷痕。丈夫就是用的這個東西。卑職問他。你丈夫怎會有這蟲。又從何處弄來。他回說不知。問他家中存無餘剩。他又說不知。卑職看他神情。並非眞眞不知。似乎不肯直說。但因正案未了。無暇牽連他事。所以把賈氏軟禁。打算等案後再問。卑職就細查本草藥性賦。洗冤錄從政遺規諸書。並不載此物。不想到了晚間。忽然來了一個本城小紳士。帶着三千兩銀子匯票來送。請卑職圓通辦理。卑職問他怎樣圓通。他說只要把致死吳發。移坐甄氏就是了。卑職怒極。當面教訓了他幾句。票銀原封擲還。卑職知他心虛行賄。謀害胞弟。形迹顯然。第二天就出籤提他。尙未審問。忽然州尊把全案人證提問來。差坐索而去。卑職既不及問出口供。只得叫人打聽如何辦法。說是把甄氏夾打招認。定成抵罪。吳才保釋。卑職趕去力爭。被州尊呵叱一頓。說是卑職難膺民社。卑職無法。只得回縣。隔不一個月。他竟在中丞

面前說卑職聽斷不明。遇事顛預。由中丞來員把卑職印摘了。卑職想部民負此奇冤。不能爲他伸雪。良善反遭魚肉。惡人法外逍遙。實是有愧的狠。所以開缺。到也甚好。一席話說得各官無不點頭。徐公又問他州尊得賄。有這事麼。或是得了多少。你必知道。黃在中道。這個卑職未曾親見。不敢混說。徐公想此人識見既高。度量又大。到是一個能員呢。就安慰了幾句。叫他在旁屋坐候。隨喚甄氏上去。徐公看他臉色黃瘦。步履零丁。滿臉痛苦之狀。徐公叫他把情形說了一遍。叫帶到旁邊伺候。又叫帶賈氏問話。上去跪倒。徐公看他眉眼靈活。行止輕佻。約有三十多歲。並無懼怕之意。知他不是好人。就問他道。本大臣曉得你是個爽快好人。你只把原委詳細說明。我斷不難爲你的。賈氏道。我丈夫因爭產結訟。黃老爺斷了半分。他就深恨兄弟。要把他全家致死。奪回家產。小婦人再三勸阻。無奈不依。小婦人又不敢說。這天請兄弟吃飯。就用金絲條蟲把

他吃了。回家半夜就死。我雖說出來。黃老爺答應過。我就釋放。請大人也要放我的。徐公道。你果然說明白了。定然放你。這金絲條蟲。你丈夫從那裏來的。是什麼人說的法子。你定然曉得。賈氏頓了一頓道。小婦人實在不曉得。請大人放我回去罷。我家裏無人呵。徐公見他假粧老實。甚是狡猾。思欲用刑逼問。忽然一個轉念。叫把賈氏帶下。把吳才帶上來。徐公見他一臉大麻子。甚是醜惡。就問他道。你叫吳才麼。吳才道。是你兄弟怎樣死的。吳才道。大人呵。是弟婦甄氏害死的。與小人無干。小人還要替兄弟伸冤呢。徐公笑道。你還賴麼。你妻子已經說的明明白白。供出你用金絲條蟲。把兄弟毒死。本大臣只問你這蟲。從什麼地方來的。吳才聽說出金絲條蟲來。嚇得面容失色。但料他妻子不會說的。不知大人從那裏曉得的。嘴裏強辯道。小人妻子是婦人家。不知什麼。不會混說的。大人說什麼金絲條蟲。小人不知道。徐公見他尙是狡賴。喝令把賈氏

帶來對質。徐公對賈氏道。這本不與你相干。但是已經把你牽涉在內。你只把方纔的話。再說一遍。給你丈夫聽。就無你的事了。賈氏假作愁容道。又要我說作什麼呢。回頭對吳才道。我從前勸你不要如此。你不信我的話。弄得我拋頭露面。並非我有心害你。把你作的事說出來。我實在被大人老爺們逼着弄得無法。只好把金絲條蟲說出來。你也只好招了罷。徐公看這女人一派假話。知道內中必有情節。因對賈氏道。不必說閒話了。快說罷。賈氏只得把先前所供的。又說了一遍。吳才又嚇又氣。對賈氏大喝道。放狗屁。你敢隨嘴混說。徐公不等他說完。卽大喝道。你敢在公堂之上。大呼小叫。你這東西必要動刑麼。喝叫把刑具擡過來。吳才知是抵賴不過。但恨他妻子無情。何以輕輕說出。哼。哼。他既無情。我就無義。給他一個滾湯潑老鼠。一窩下水。就高叫道。不用動刑。小人招了。這個毒藥方子。就是他說的。說着指着他妻子。藥也是他拿出來給我的。

賈氏叫道：你別混話。你敢血口噴人麼？徐公對賈氏道：不許多嘴。賈氏哭道：並無此事。他信口胡說的。徐公假意道：他因恨你招出原由。所以賴你。任憑他怎說。我怎肯信他呢？賈氏聽了，露出得意之色。徐公又望着吳才道：你因恨他就隨口害他。你說了看。說的不是。再重辦你。吳才道：小人並不賴他。小人自從黃老爺斷了。把家私平分。心裏恨不過。在家生氣。妻子就說老爺已判定完案。那也無法。我們慢慢想個法子。再奪回來。小人問他有什麼法子。妻子道：要想奪回。除非他夫妻都死了。小人說他們夫妻正在壯年。何能就死呢？妻子說：過些日子。自然有法子。小人急的問他。他說如今有一種毒藥。叫金絲條蟲。人吃下去。三四個時辰就死。死後絕無服毒痕迹。這不是好法子麼？賈氏忽又叫道：全無踪影的事。他又。徐公怒道：叫你不要多嘴。你敢不遵麼？再要多嘴。就辦個樣子給你看看。賈氏不敢作聲。却是身上已經發抖。吳才道：小人不相信他。

就開個紅箱子。紅箱子裏又有個小木匣。果然在裏頭。拿出個白紙小包。說就是金絲條蟲的毒藥。利害的狠。不能弄到嘴裏去。小人急於要試試。也未問他那裏來的。拿了出來。妻子說。可要不了這許多。只要一二分就夠了。他又拿回去。用張紙分了一小半給我。說夠的狠了。餘下他又收藏原處。小人把藥帶在身上。可巧第二天。就在街上會見兄弟。小人只得賠了不是。自己認錯。我兄弟是個直性人。就信以為真。甚為歡喜。小人就約他飯店裏吃酒飯。等他小解的時候。就把藥挑了些。在他酒杯內。不想他果然半夜身死。小人又驚又喜。一則驗不出來。二則鬧出來。是死在自己家內。真鬧出來。就說他妻子害死的。若把甄氏問成抵罪。豈不是一箭雙鵰呢。這是已往情形。徐公道。怎麼又送州裏的銀子呢。英才道。小人因縣裏黃老爺。又清正。又利害。恐怕銀子動不得他。又怕問出真情。就跑到解州去。送了知州三千銀子。知州說他兄弟死了。他要得

幾萬銀子呢。這二三千銀子，我不便要。小人知是嫌少，又捨不得多出，只好回來。誰知妻子已經被捉，料他不會說出。當晚就託人，仍把這三千銀子送進縣去。果然黃老爺對來人大罵一頓，銀子原封退回。小人又連夜趕到州裏，加了二千，湊成五千，咬着牙，熬着心痛，送了進去。知州收了，就立刻把案子提去。審問一堂，說吳發死在家裏，定是甄氏謀害，苦打成招，定了死罪。就把小人交保釋放了。徐公叫他畫了押，又問賈氏道：你聽見麼？你的藥是從那裏來的？倒是爽快說的好。賈氏道：這全是一派胡言，不能信他的。徐公道：你再要賴，我就要用刑。賈氏哭道：大人哄我說出這樣，又要說那樣，說了那樣，又要說這樣。如今沒的說了。徐公道：你只說明藥是那裏來的，就不要你說了。賈氏道：是丈夫自己拿來交給小婦人的。徐公道：哦，他交給你收了，他要害死兄弟，你就拿出給他麼？賈氏無言可答。徐公喝道：他不肯招，替我撈起來。差人就把撈子，豁郎一

下丟在賈氏面前。賈氏慌道：「招了招了。這藥是對門藥店小管事孫二官給我的。」徐公道：「他何以要給你這藥？」賈氏不答。徐公已心知其故，冷笑道：「你這婦人，好刁淫惡。到此時還要隱瞞，可是不能了。」撈起來，剛剛把繩子一收，賈氏已冷汗直下。兩淚交流，大叫道：「我直說了。差人卸下。」賈氏望望吳才，只得說道：「這孫二官在對門作生意，清秀俊俏，小婦人因丈夫醜陋，甚是愛他，兩下眉來眼去，彼此有心，只是沒得地方說話。後來乘丈夫不在家，就成了奸。但是一年到頭，天天會得見，說不着話，偶然得空，忽忽一叙，不能暢快。小婦人說如要暢快，除非我丈夫死了，無人拘東方好。」孫二官伸舌道：「你莫非想弄死他麼？這事我却不敢作。」小婦人說：「你有什麼法子？」我來動手。」孫二官說：「法子倒有，很好的。我不敢。」小婦人氣極，就對他說：「你又誘人成奸，弄的吃不成羊肉，惹了一身羶氣。叫你想法子，又不肯說，我喊起來，就說你來強奸，他慌了說：你不要急，我祖父

從前是個有名外科。如今死了。家裏遺藥甚多。有一種叫金絲條蟲敗毒丹。却是極毒。我明日拿些來交給你。聽憑你怎樣用法。隔了幾天。果然拿個小包。有些黑色末藥。說這就是我的金絲條蟲毒藥。又說明來歷及用法。小婦人雖有此藥。尙未試用。可巧丈夫要致死他兄弟。就把這東西。拿出來給他試。果然能把他毒死。再得一份家私。將來都是我的。倒也狠好。如其把事鬧出來。是吳才毒死他。捉去抵命。更外省得我下手。因此就假意勸了幾句。把藥給了他了。主意雖打得好。無奈被大人識破。大人呵。如今丈夫把兄弟毒死。自然要問罪。小婦並未把丈夫害死。求大人開恩。呵。一席話說得堂上堂下。無不怒目橫眉。咬牙切齒。吳才聽了。更是如夢初醒。氣恨交加。長歎一聲道。你這萬惡千刁的淫婦。竟有這宗心思。我平時總坐在鼓裏。天也不容你的。還要大人開恩麼。徐公也叫他畫了供。帶下去。叫把解州牧傳上來。這州官坐在待質所。堂上審的。

情形。已有人一一報知。曉得除功名不保外。還要辦罪的。聞得傳喚。自己除下帽子。含羞帶愧的請了各位大人的安。就盤膝坐在地下。徐公問道。這案已經本大臣問明白了。你曉得麼。州官道。大人不必問了。犯官所作之事。受賄枉斷。徇私偏聽。犯官全認了。五千銀子全行繳出。請大人治罪便了。徐公道。你來時把印交與何人的。州官道。交與州同了。徐公道。這事我秉公出奏。看皇上天恩罷。也叫他畫了招。當時標了一條硃籤。交給祥符縣。叫他迅速把孫二官捉來。並把所餘的金絲條蟲取出。再行核辦。又叫開封府把吳才賈氏分別寄監。解州知州交開封府檢校廳看管。然後退堂歇息。略坐一刻。回到行轅。請了張仲孝來。商議定核罪名。三四日內。孫二官拿到。徐公就發開封府審了一堂。並不狡賴。開封府即據情稟詳徐公。徐公同張仲孝分別擬定。州官照受賄枉法。尚非死例。革職流三千里。贓銀追出入官。平陸縣黃在中。盡心民事。聽訟至公。賄

賂不行。清廉可許。擬升補解州州官。吳才毒害胞弟。滅絕人倫。擬秋後處決。賈氏戀奸蓄毒。謀害親夫。雖未致斃。然吳發之被毒。因其獻藥所致。陰毒淫惡。梟獍性成。應加等治罪。照謀毒親夫罪。凌遲處死。甄氏無辜省釋。吳才應得之產。歸甄氏掌管。其子亦歸其留養。俟及歲時。酌量分給。剛剛繕摺拜發。就接到湖北鄖陽府六百里加緊排單。內開卑府昨據大人貴隨員副將蕭隱。二等侍衛周必正。函稱追拿逃官胡國棟。已至湖北鄖陽府均州。請大人豫省事畢。逕至襄陽等因。另有蕭隱等安稟一封。內言胡國棟懷印潛逃。遁跡陝西。洵陽縣青山舖地方。卑職探到此處。捉住縣官逃妾。查出縣印。該犯已聞信遁至湖北均州武當山。當把逃妾交地方官寄監。火速至湖北均州。先行稟明。請大人旌節。竟至襄陽云云。徐公就把未了之事。交給撫臺。又咨明晉撫。起馬至鄂。剛到樊城住下。蕭隱周必正已迎了來。呈上獲嘉縣印一顆。徐公大喜。獎勵了幾句。就

問胡國棟是否捉獲。周必正稟道。卑職等到了解州。把印交與州同。就解着人犯行走。一路留心探聽胡國棟消息。聞說陝西洵陽縣青山舖地方。有一羣賊。專收奸狡之徒。遁逃之犯。料胡國棟必在那裏。同蕭隱商議。請委員解了人犯。先行卑職二人。至彼訪問。不料纔走到靈寶縣桃林地方。到樹林方便。忽見有一人躲躲藏藏。疑惑他是個壞人。心想去盤問盤問。那人愈加慌張。竟掣出短棍打來。小人接着。把他按到。覺得他胸口。有個挺硬的東西。取出一看。正是獲嘉縣的印。卑職疑他是胡國棟。要網住他。蕭隱也尋了來。二人把他一問。誰知不是胡國棟。是姓張名叫狗子。卑職等問他從那裏盜來。他說朱二的女人拐來的。又問他朱二是甚人。他女人在那裏。狗子說在前面林子裏。二人叫他領路。尋到林裏。果然有個二十多歲窈窕女人。在那裏哭罵。當時將他捉住。細細盤問。其中好裏有奸。捫中遇拐。真是好笑。原來胡國棟家在浙江會稽。並無多

人祇有寡嫂弱姪。自己妻子亦死了。帶了一妾羊氏。一僕朱二。到京候選。這朱二羊氏路上有奸。等選着河南獲嘉縣。於路得了大病。朱二羊氏商量有心弄了毒藥給他吃下。胡國棟就死了。朱二就冒了胡國棟的名字。携了羊氏上路。可巧有人薦胡國棟一個家人。就是張狗子。朱二收了。到了河南濛混接了印。居然是胡國棟了。誰知又被張狗子探出陰私。借此挾制。朱二不敢違抗。張狗子暗暗傳出。就有一班宦僕來訪。朱二必定厚加優待。各償其願而去。但是錢不夠用。就挪着官款揮霍。本擬事到臨了。拐些銀子一跑。不想因受私事。恐前案一併發覺。就帶了羊氏。懷印携銀逃出。聞得洵陽縣青山舖有人能收逃犯。就打算把印獻給強盜。去投奔他。誰知羊氏被張狗子早已哄逼成奸。到了靈寶縣。張狗子竟乘朱二不在意。叫羊氏把朱二拐的縣印銀子帶了。背了朱二逼他同逃。到了桃林地方。張狗子方知羊氏只帶得縣印。未帶銀子。大爲怪。

他羊氏不服。二人吵鬧。被狗子搶了印就跑。羊氏只好哭罵。張狗子走出林子。所以被卑職捉住。就把羊氏狗子交靈寶縣收管。連夜到青山舖。百計探聽。始知朱二同一夥盜賊。到了均州武當山。卑職等追到武當山。又想盡方法。纔打聽得這夥強盜。到洞庭湖去了。因此特來迎接。請大人示下。徐公聽了道。雖是朱二未曾捉住。把印尋回。總算有功。我們此去。正從洞庭湖經過。到那裏再看罷。一同過了漢水。到了襄陽。備了一角文書。飭襄陽府派員把印送交河南撫臺。把羊氏張狗子移禁河南府監。俟拿了朱二。審明定罪。一直穿過荊州石首。到湖南常德府住下。先叫蕭隱尹日奇周必正去探明賊情。蕭隱等去了好幾天。纔回來說。這強盜叫飛天神龍常再春。驍桀猛悍。本事非常。又會劍術。據住洞庭君山。他手下有兩支人。一支在陝西洵陽青山舖。邀接陝甘雲貴陸路資財。一支在太湖洞庭山。邀接閩浙蘇杭水路買賣。自己據住中路。劫奪湖廣

響聲勢浩大。信息靈通。大非尋常盜賊可比。徐公蹙額道。如此盜賊。要掃除他。非興師動衆。曠日持久不可。但廣西軍務吃緊。怎能在此延擱呢。既曉得有如此劇寇。盤踞害人。又怎能不管呢。真是進退兩難了。蕭隱道。我們兄弟先去試試看。如能得手固好。否則俟平定苗亂再說。徐公躊躇不答。尹周同聲道。試未嘗不可。張仲孝道。以我看來。這等險事。豈是輕於嘗試的。俟廣西回來。以得勝之兵。去掃除他。就如發蒙振落了。蕭隱不悅。蕭隱自出馬以來。縱橫出沒。從不曾遇着一個敵手。又恃神劍在腰。所以睥睨一世。以爲天下無足抗衡。定要去看看。張仲孝趙文敏二人力阻不聽。徐公只得叫尹周楊文同去商量。又交代千萬小心在意。不可恃勇輕敵。一面咨請湖北總督。相機協剿。這飛天神龍常再春。真是英雄了得。又有劍術。與秦瑤同是一派。平時亦愛慕秦瑤。想他爲妻。後來曉得秦瑤屬意蕭隱。十分恨怒。要想把蕭隱制死。使秦瑤絕望。總未

得其便。不料這回蕭隱轉來尋他。正是邪正不並立。冰炭不同爐。兩人死命的比較起來。蕭隱偶一不慎。幾乎弄得傷生絕命。虧得徐公再三敦請黃姑下山。黃姑又邀了自然和尚。替他醫治。殺敗了常再春。自然和尚替蕭秦撮合姻緣。常再春又出來阻撓爭娶。仍是黃姑同他比劍。把他殺了。後來又出來一個絕代佳人。鬧了曲曲折折。多少事故。苗搖又冲入內地。這然後三省合剿。熊元假意投降。文揆拚命賺賊。大戰了一年有餘。纔算平定。蕭隱陶康文揆諸人。得了大功。蕭隱把劍術傳了文琪官。夫妻隱於崆峒山。不出。文琪官後來遇着天下有名的甘鳳池。同他作對。在京城比武。乾隆南巡。保護御駕。一路遇了許多奇事。都在後半部叙明。作書的整整忙了四五個月。頭髮花白了許多。臉皮黃瘦了許多。纔著了這二十四回。讓他歇歇氣。停筆再來。

又照例謔幾句歪詩煞尾

詩曰

無端樓閣架虛空。
半部自慚趙普獻。
厲言莊叟雖難媿。
佳日春秋皆誤過。

信手拈來在個中。
十年猶少左思功。
說鬼坡翁將母同。
埋頭伏案類冬烘。





宣統三年四月出版



著者 白下澹秋生

印刷者 集成公司

發行者 中國偵探會社

發行所

南洋官書局 江左書林
改良小說社 朝記書莊

雍正劍俠奇案

前集共三冊每冊大洋五角